

說

庫



陶說卷五

清海鹽朱琰述

說器中

唐器

大尊

唐六典。凡尊彝之制十有四。祭祀則陳之一曰大尊。禮樂志。陳設則祀上帝大尊二。在壇上東南隅。五帝日月各大尊二。在第一等宗廟。大尊二在堂下進熟。則上帝以大尊實汎齊。五方帝從祀於圓邱。以大尊實汎齊。日月以大尊實醲齊。從祀於圓邱。以大尊二實汎齊。地祇從祀於方邱。以大尊二實汎齊。宗廟祫享大尊實汎齊。

按大尊周用於宗廟。漢用於郊祀。皆可據者。唐則郊祀宗廟並用之。蓋以周祭天地。用陶必大尊也。故師其意如此。

進瓷

柳柳州集代人進瓷器狀畧云。稟至德之陶蒸。自無苦窳。合太和以融結。克保堅

貞。且無瓦釜之鳴。是稱土錮之德。

按狀不言何器。亦不言何人進。唐之造陶器者不一地。考地理志。貢瓷石之器者。祇見河南道。河南河東地本接壤。豈即河南歲進之瓷。而柳州代為之狀與。

紫瓷盆

渤海貢器

杜陽雜編。會昌元年。渤海貢紫瓷盆。容半斛。內外通瑩。色純紫。厚半寸許。舉之若鴻毛。

按唐書。渤海本粟靺鞨附高麗者。其燒瓷當即高麗法也。何以後之傳高麗窯器。未聞有此瑩而輕者。唐書又云。寶應元年詔。以渤海為國。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距京師八千里而遠。朝貢至否。史家失傳。故叛附無考。若然。則杜陽雜編之所紀。可以補史之缺。

越盃

陸羽茶經。盃邢不如越。越盃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淺。受半升。

詳越州
窰下

內邱白瓷盃

國史補。內邱白瓷盃。端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之。

大邑瓷盃

杜工部集。於韋處乞大邑瓷盃詩。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盃勝霜雪。急送茆齋也可憐。

按說文。盃。小孟也。字或作椀。漢淮南王傳。注。食器。杯。椀之屬。楊升菴述宋林少穎語。案古盃字。張平子青玉案。案即青玉盃。南京人謂傳盃為案。酒可証。樞要錄言。元載家。冷物用硫黃盃。熱物用冷水瓷盃。瓷盃自唐時盛行。內邱屬邢州。始國史補所云。邢盃亦重於天下。大邑屬邳州。色白而堅且輕。扣之有韻。味工部詩。瓷盃之上品矣。茶經并不列之。下次中獨有取於越州者。何也。格古要論云。古人喫茶多用瓷。取其易乾不留滓。茶經言。越盃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淺。瓷盃是已。而況似玉似水。色青之有助於茶者。邢不如也。宋人取兔毫瓷。亦於鬪茶為宜。九經無茶字。前人論茶。遂謂自晉宋以降。始盛然。晏子春秋有茗茶之食。漢王褒童約有買茶之語。吳志韋曜傳。有孫皓賜茶。并當酒之事。此皆在晉以前。說文茶。苦茶。即今之茶。并。檟。苦茶見於爾雅。郭注。

云早采為茶。晚采為茗。一名芽。蜀人名之為苦茶。茶經云味甘積也不甘而苦。芽也。啜苦咽甘。茶也。分別如此。自初采而製造而收藏而烹點。有條有理。水則其上水。其中水。某下水。火則時一沸。時二沸。時三沸。膏湯之華。薄不為沫。厚不為餒。而有取於輕且細之花。擇焉精。語焉詳。其用器必審辨於歷試之後。非率然也。

綠瓷椀

季南金詩。聽得松風並澗水。急呼縹色綠瓷椀。

按方言。盃音開。

時雅盃音盃。盃音盃。

皆椀也。秦晉之間。謂之盃伯盃是也。自關而

東。趙魏之間。曰椀。或曰淺。或曰盃。其大者謂之開。吳越之間。曰盃。齊右平原。以東。或謂之盃椀。其通語也。椀椀。見孟子禮記。玉藻。又有此名。古人以此為酒器。如季南金所詠。用以試茗。恐後代茶鍾。即始於此。

瓷罌

老瓦盆

杜工部詩。瓷罌無藉玉為缸。又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

人眼共醉還同卧竹根。

琰托

演繁露臺琰始於琰托托始於唐。蜀相崔寧女飲茶病。琰熱熨指。取楮於融蠟。衆琰足大小而環結。其中真琰於蠟無所傾側。因命工髹漆為之。寧喜其為名之曰托。

按周禮彝下有舟。鄭司農曰舟乃尊下臺。若今之承盤。是臺琰之象。略見於周而已。具於漢。通雅云有鬲塞者。乃楮子環蠟遺制。黃伯思曰北齊畫圖已有之。是演繁露謂琰托始於唐。格古要論謂古無勸盤非也。或者瓷盃之托。自唐蜀相崔寧女始。通雅又云陶穀曰劉張有魚托。鏤言以魚鮓為酒臺琰也。又有襯茶盃者。資暇錄云貞元初青鄆油繒為葉形。以襯茶盃。又是一家之製。

越甌邢甌

樂府雜錄唐大中初有調音律官大興縣丞郭道源善擊甌。用越甌邢甌十有二。以筋擊之。其音韻妙於方響。

八缶後唐器

紺珠八缶如水殘凡八置之卓上擊之後唐司馬湍作。

按擊甌之風盛於唐。其法甌中用水加減以調宮商也。習於音而聽者能之。甌取質繁而聲清。此非如點茶佐酒其竈法佳否。上手立驗。溫尉集中有郭處士擊甌歌。即道源也。又有馬處士者善此技。建擊甌樓。張曙有賦。武公業妾步非烟亦以此名。見非烟傳。此本因乎擊缶。以十二甌主音律。則擊甌變法。後唐司馬湍以八缶置卓上擊之。又以擊甌新意參擊缶古風也。楊升菴曰。今人水殘本此。

陶硯

十國前蜀器

米元章硯史。陳文惠家收一蜀王衍時陶硯。連蓋。蓋上有鳳坐一臺。餘雕雜花草。澆之以金泥紅漆。有字曰鳳凰臺。

按昔人論硯曰。細潤為德。發墨為材。端州水坑所以貴也。歛石發墨而難細潤。澄泥細潤而難發墨。陶硯在澄泥之次。舊有以玉水晶五金作硯者。更出其下矣。硯史又云。杭州龍華寺收梁傅大夫瓷硯一枚。甚大。褐色。心如鐵環。

水如辟雍之製。下作浪花。近足處磨墨處無瓷油。是梁亦有之也。

高足盃

十國南平器

周羽冲三楚新錄。高從誨時。荆南瓷器皆高足。公私競置用之。謂之高足兒盃。

宋器

白定仁和館餅

哥窯餅

妮古錄。余秀州買得白定餅一口。有四紐斜。燒成仁和館三字。如米氏父子所書。又於項元度家見哥窯餅。

紙槌鵝頭。茄袋花尊。花囊著草。蒲槌等式餅。

袁宏道餅史。江南人家所藏舊觚。青翠入骨。砂斑堙起。可謂花之金屋。其次官哥象定等窯。細媚滋潤。皆花神之精舍。齋餅宜矮而小。窯器如紙槌鵝頭。茄袋花尊。花囊著草。蒲槌。形製短小。方入清供。

吉州窯白紫色大小餅。

格古要論。吉州宋時有五窯書。公燒者最佳。有白色紫色。花餅大者直數兩。小者

有花

筋餅

官哥定窯

香箋筋餅。吳中近製短頸細孔者。插筋下重不仆。官哥定窯者不宜日用。

瑪瑙袖小罌

六研齋筆記。汝窯用瑪瑙為末作袖。當時止供御。絕難得。余倅汝僅見溫指揮使家一小罌。

按古器。餅罌屬汲器。酒器而已。釋子有所謂頻伽餅者。用以洗手。故佛氏有供花之說。名義謂未聞有餅。秘閣閒談謂巴東下巖僧得一青瓷盃。折花供佛也。至定官哥窯。而花餅之款遂多。至明而講清供者。花餅最重。張謙德餅花譜云。貯花先須擇餅。春冬用銅。夏秋用瓷。因乎時也。堂廡宜大。書屋宜小。因乎地也。貴瓷銅賤。金銀尚清雅也。忌環忌對。象神明也。口欲小。足欲厚。取其安穩。不泄氣也。其論精矣。支廷訓為之作傳曰。法春君傳其畧云。借交於姚魏。受知於陶令。折節於董奉師門。披裘於六郎西子。姓湛氏。名擲英。移芳其字云。又按考槃餘事。養蘭蕙須用瓢。牡丹則用蒲槌瓶。方稱瓶內須打

錫套管收口。作一小孔。以管束花枝。不令斜倒。又可注滾水。插牡丹芙蓉等花。冬天貯水。插花。則不凍損瓶質。亦安置花瓶之良法。不可不知。

陶硯

塵史。郭惟濟得陶器。體圓。色白。中虛。徑六七寸。酌水於輪廓間。隆起處磨墨。甚良。古硯也。

哥窯硯

曝書亭集。古林哥窯硯銘。叢臺澄泥。鄴宮瓦。未若哥窯古而雅。綠如春波。渟不瀉。以石為之。出其下。

哥窯三山五山筆格

白定卧花哇哇筆格

考樂餘事筆格。有哥窯三山五山者。製古色潤。有白定卧花哇哇。瑩白精巧。

按說文。咳。小兒笑聲。禮記。咳而名之是也。孟子。孩提之童。注。知孩笑。唐司空圖文女。則牙牙學語。通雅。諺原赤子曰。孩。逐字轉。注為小兒聲。則同哇哇。如所云牙牙也。廣韻。哇。小兒聲。

官哥窯圓式鉢盂式儀梭肚式水中丞。

青冬瓷菊瓣水中丞。

定窯餅式水中丞。又東口圓肚三足者。

龍泉窯細花紋水中丞。

官哥窯方圓壺。立瓜卧瓜壺。

官哥窯雙桃注。雙蓮房注。牧童卧牛注。方注。筆格內貯水作注。

定窯瓜壺。加壺駝壺。又可格筆。

定窯蟾注。

青冬瓷天雞壺。

考槃餘事。水中丞陶者。有官哥窯甞肚圓式。有鉢盂小口式者。有儀梭肚者。有青

冬瓷菊瓣甞肚圓足者。有定窯印花長樣如餅。但口敞可以貯水者。有圓肚束口

三足者。有龍泉甞肚。周身細花紋。近用新燒均窯。俱法此式。奈不堪用。水注陶者。

有官哥方圓壺。有立瓜卧瓜壺。有雙桃注。有雙蓮房注。有牧童卧牛者。有方者。有

筆格內貯水用者。有定窯枝葉纏擾瓜壺。有蒂葉加壺。有駝壺。可格筆。有蟾注。有

青久瓷天雞壺底有一竅者工緻精極俱可入格。

按西京雜記廣川王有玉蟾蜍一枚以盛書滴秦嘉妻與嘉書今奉金錯盃一枚以盛書水即後之所謂硯滴也水中丞本宋可山林洪文房十八官酒壺古稱注子唐太和中中官惡其名同鄭注改偏提水注沿注子之名也硯北雜志載南唐金蟾蜍硯滴有銘篆書腹下甚古附記於此左足心曰舍月窟右足心曰伏棊几左後足曰為我用右後足曰貯清泚額下左右各三字曰端溪石澄心紙腹兩傍各三字曰陳元氏毛錐子腹下兩旁各七字曰同列無詳聽驅使微吾潤澤烏用女。

官哥龍泉定筆洗

考集餘事陶者有官哥元洗葵花洗磬口洗元肚洗四捲荷葉洗捲口蔗段洗長方洗但以粉青紋片朗者為貴有龍泉雙魚洗菊花瓣洗鉢盂洗百折洗有定窯三樞元洗梅花洗繚環洗方池洗柳斗元洗元口洗稜洗有中盞作洗邊盤作筆硯者有定窯匾坦小碟最多俱可作筆硯。

哥窯蟠螭鎮紙

青冬瓷獅鼓鎮紙。

哇哇狻猊鎮紙。

見考槃餘事。

按硯北雜志云。薛道祖與米元章為書畫友。其筆硯間物云。鎮紙宜金虎蓋取重也。

官哥青冬窯瓷印。

考槃餘事印章。有哥窯官窯青冬窯者。製作巧紐。色之妙不可盡述。

按秦以前金玉為印。其後乃鑄銅。最講紐色。至元末會稽王冕以花乳石代之。而證明證光質溫色雅。筆意得盡。最相宜也。昌化壽山相繼而起。為品多矣。陶印亦瑩潤可喜。竊恐工於治。未必工於篆。即覓工篆者為之。入火後未必能絲髮不走。莫若仿古銅章。鈕色燒成。用鋼刀鏤之。更帶生趣。

官哥窯方印色池八角。委角印色池。

定窯印花紋方印色池。

考槃餘事。印色池。官哥窯方者佳。尚有八角。委角者最難得。定窯方池外。有印花

紋佳。甚亦少者。

按考槃餘事。又云。有陸子岡做周身連蓋液螭白玉印池。工緻伴古。近多效製。有三代玉方池。内外土綉。血侵四裏。不知何用。今以為印池。似甚合宜。又云。諸玩器。玉當較勝於瓷。惟印池。以瓷為佳。玉亦未能勝也。此言良是。愚謂近製多工華麗。如陸子岡白玉印池之式。當令陶人仿而為也。

官哥定窯龍泉彝鑪乳鑪。

香箋香鑪。官哥定窯龍泉彝鑪乳鑪。大如茶杯。而式雅者為上。

亦見考槃餘事

按博物要覽云。宣鑪之式。多仿宋瓷。其款多佳。惜乎存世者少也。古無香鑪。古銅器為香鑪用者。皆尊彝。自鼎禮器。後之為鑪者。亦即仿此為式。古博山鑪。是燒香之器。其制與今香鑪迥異。長安丁緩作者。九層鏤為奇禽怪獸。窮諸靈異。皆自然運動。合德遺飛燕。金博山五層鑪。見西京雜記。此制今不見矣。

定窯香盒

香箋有宋剔梅花蔗段盒。有定窯鏡窯者。有倭盒三子五子者。必須子口緊密。不

泄香氣方妙。亦見考槃餘事

按香貴燥溼得宜。合和入窰。須蠟紙封固埋地下。半月餘。用香室瓷盒最宜。盒亦作合。亦稱合子。合中小合子。曰義子。即香箋所云。倭盒之三子五子也。博物要覽云。均窯有鑪。合黃沙泥坯不佳。

糊斗

考槃餘事。有建窯。外黑內白長罐。元窯元肚并蒜蒲長罐。哥窯方斗如斛。中置一梁。俱可作糊斗。

書燈

考槃餘事。有定窯三臺燈檠。有宣窯兩臺燈檠。俱堪書室取用。

瓷簫

南村隨筆。德化瓷簫。色瑩白。式亦精好。但百枝中無一二合調者。合則其聲清朗。遠出竹上。

瓷枕

考槃餘事。舊窯枕長二尺五寸。濶六寸者可用。長一尺者。謂之尸枕。乃古墓中物。雖宋瓷白定。亦不可用。有瓷石者。如無大塊。以碎者琢成枕面。下以木鑲成枕。最

能明目益睛。至老可讀細書。

居易錄。德州趙侍郎宅。掘得古甕。有一瓷枕。枕上有杜詩。百寶裝腰帶四句。

按豐寧博云。益眼者無如瓷石為枕。可老而不昏。寧皇宮中多用之。

官窯花澆

曝書亭集。官窯花澆銘。頽兮若魚尾之散。餘霞潤兮若海棠之過朝雨。

按羅虬花九錫三日甘泉浸清異錄。謂潤花雨為花沐浴。花澆可以代潤花之雨。而備九錫之一矣。其制當託始於抱甕之灌。

定窯兔毛花

許次紓茶疏。茶甌古取定窯兔毛花者。亦鬪碾茶用之耳。

定州花瓷

蘇東坡集。試院煎茶詩。潞公煎茶學西蜀。定州花瓷琢紅玉。

建安兔毫瓷

蔡襄茶錄。茶色白。宜黑瓷。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坯微厚。焙之久熱難冷。最為要用。出他處者皆不及也。其青白瓷鬪試家不用。

鷓鴣斑

清異錄閩中造茶瓊花紋鷓鴣斑點試茶家珍之

按方輿勝覽云。兔毫瓊出甌寧。下注云。黃魯直詩。建安瓷盃鷓鴣斑。是鷓鴣斑。即兔毫瓊。鬪試之法。以水痕先退者為負。耐久者為勝。故較勝負曰。一水兩水。茶色白。入黑瓊。水痕易驗。兔毫瓊之所以貴也。又茶錄云。凡欲點茶。先須焙瓊。令熱冷則茶不浮。兔毫瓊厚久熱用之。適宜。稱兔毫者。皆曰建安。而許次紆謂定州兔毛花為鬪碾之宜。定州先有之耶。東坡試院煎茶詩云。定州花瓷琢紅玉。又不獨貴黑瓊。送南屏謙師詩云。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忽驚午瓊兔毛斑。打出春壺鵝兒酒。又以兔毫瓊盛鵝兒酒矣。

小海鷗

清異錄耀州陶匠創造一等平底深盃。號小海鷗。

卵盃

蘇東坡食槐葉冷淘詩。青浮卵盃槐芽餅。

紫盃

蘇東坡集興隆節侍宴前一日微雲與子由同訪王定國小飲清虛堂詩云銀餅瀉油浮螳酒紫盃鋪栗盤龍茶

銅葉湯斝

演繁露東坡後集從駕景靈宮詩云病貧賜茗浮銅葉按今御前賜茶皆不用建瓔用大湯斝色正白但其制樣似銅葉湯斝耳銅葉色黃褐色也

按壽州瓷黃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茶經以為不宜茶也銅葉以形名不以色名然邢瓷白越瓷青陸謂越在邢上宋人又尚建安黑瓔不取白者大抵宜於鬪試耳飲器自然以白為上故當日御前茶器用白

東坡茗盃

蘇東坡集贈杜介詩仙葩發茗盃剪刻分葵蓼注東坡十八羅漢頌後跋軾家藏十八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為白乳或凝為花木桃李芍藥俱可指名

益公湯瓔

夷堅志周益公以湯瓔贈貧友歸以點茶纔注湯其中輒有雙鶴飛舞吸盡乃滅按此二事甚奇然亦如窯變之類時或有之蓋陶出於土又聚水火之精華

也。吳船錄云：蜀眉郡治軍資庫中有一水甕，滿貯石子。每月朔祠之，仍增水石各一器。不知幾年而至今不滿。幽雅志云：曹著為建康小吏，忽有盧府君見府門前有大甕，可受五百石，風雲出其中。事亦相類，故附記於此。

定窯勸槃

格古要論定勸槃古之洗也。古人用湯餅酒注不用壺，餅及有筍折盃茶鍾臺盤始於元朝。古定官窯無此器。

官窯人面栝

妮古錄余於項元度家見官窯人面栝。

哥窯合盞雙桃栝有承槃

妮古錄項希憲言司馬公哥窯合盞雙桃栝一合一開即有哥窯盤承之。盤中一

坎正相容亦奇物也。後入劉錦衣家。

按承槃漢時已有之。見禮注格古要論以定勸槃為古之洗非也。周禮祭禮圖洗形如罍洗罍受一斛罍形似壺與勸槃不相似。且妮古錄載哥窯合盞栝已有承槃彰彰如此矣。合盞見儀禮昏禮曰尊于房戶之東無元酒篚在南。

實四爵。合盃注破匏也。四爵兩盃凡六。為夫婦各三醕。釋文字林作盃。蓋也。古制用匏亦用蠶。胡應麟甲乙剩言云。都下高郵守楊君家藏合盃五。一器以兩栝對峙。中通一道。使酒相過。兩栝之間。承以威鳳。鳳立蹲獸之上。高不過三寸許。製作甚妙。可與此匹。

哥窯八角把栝

妮古錄。余於項元度家見哥窯八角把栝。

按南史齊徐孝嗣議。王侯貴人昏連。盃以真銀栝。蓋出近俗。今除金銀連環。自餘新器。悉用埏陶。是栝之用陶。在六朝已然矣。酒栝亦曰酒鍾。東坡詩。薄薄酒飲兩鍾。

酒盃

清異錄。瓷宮謂耀州青盃。

按孔叢子云。昔有遺誘。堯舜于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盃。酒器有鍾。有盃。其來已久。楊雄酒箴云。鷓鴣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應劭注。鷓鴣盃形。是盃又名鷓鴣也。後又單名之曰鷓。黃魯直詩。時送一鷓開鎖。

眉。東坡詩。金錢百萬酒千鷗。

饒州花青盃

格古要論。饒州御土窯。體薄而潤。色白。花青。較定器少次。

按此饒器之始。

助解

香箋所引。亦出考槃餘事。

浙甌

太平寰宇記。杭州亭市山餘石。鄉亭市村多陶戶。善作大甌。今謂之浙甌。在南渡後。

秘色瓷

六研齋南宋餘姚有秘色瓷。

按此即錢氏秘色窯之遺也。今未得見秘色窯器。豈筆記所謂。醜樸耐久。似均窯者。前之秘色亦如此與。

元器

饒州小足印花盃。

饒州青黑色餞金酒壺酒琖。

格古要論。元朝燒小足印花內有樞府字者最高。又有青黑色餞金者。多是酒壺酒琖。甚可愛。

按饒窯在宋元時。有命則開。停止。故所傳者少。今祇據格古要論。以存大概。

陶說卷五終

陶說卷六

清海鹽朱琰述

說器下

明器

綠瓷燎鑪

春明夢餘錄。園邱外圍方墻門四。內靈星門。南門外東南砌綠瓷燎鑪。旁毛血池。按古炊器用陶。周陶人甑盆甗鬲皆炊器也。此因祭天地尚質之義。法古用陶之製。

大尊。犧尊。著尊。

小罍。

大羹。和羹。皿。

毛血。盥豆。槃。

扁壺。方罐。

看餅。牡丹餅。壺餅。

陶說

卷六

拜罇。

以上嘉窯祭器。見江西大志。

按古祭器用陶大尊。而外甌大壺缶盞豆。用之於祭。未有經證明。陶器既盛。乃充其類而為之。又雜以後代之製。拜罇者當拜之地。漢官儀明光殿省中。以丹朱漆地。故曰丹墀。尚書伏其下奏事。此拜地之飾也。王仁裕入洛。記含元殿龍尾道。各上六七十步。方達第一級。皆花罇。此飾地之罇也。今移殿省之制於廟。故用瓷罇。嘉窯所燒。而列之於前者。祭器也。

壓手栴

永樂窯

博物要覽。壓手栴。坦口折腰。沙足滑底。中心畫雙獅滾毬。毬內篆大明永樂年製。六字或四字。細若粒米。此為上品。鴛鴦心者次之。花心者又其次也。杯外青花深翠。式樣精妙。傳世可以價亦甚高。

按此即甌也。坦口折腰。手把之。其口正壓手故名。

白壇瓚

以下宣德窯

博物要覽。瓚心有壇字。白甌所謂壇瓚是也。質細料厚。式美。足稱文房佳器。

按漢竹宮紫泥為壇。齊梁郊祀歌稱紫壇。其後經錄醮事皆曰壇。此琰當是壇中供器。

白茶琰

博物要覽較壇琰少低。甕肚釜底綫足光瑩如玉。內有絕細龍鳳暗花。底有大明宣德年製暗款。隱隱橘皮紋起。雖定瓷何能比方。真一代絕品。

紅魚靶栝

博物要覽以西紅寶石為末。圖畫魚形。自骨內燒出凸起。寶光鮮紅奪目。若紫黑色者。火候失手似稍次矣。

按靶轡靶也。從革。弓弛從弓。刀櫛又從木。從霸。劍又稱鐔。急就章注云。鐔劍刃之本。入把者也。總之皆手把處。稗編刀靶古鏡記。劍靶皆借靶原可通用。然妮古錄哥窯八角把栝作把。靶栝從手作把為是。

青花龍松梅花靶栝

青花人物海獸酒靶栝

竹節靶罩蓋

博物要覽。此發古未有。

輕羅小扇撲流螢。茶瓊。

徐應秋曰。人物毫髮具備。儼然一幅李思訓畫。

五采桃注。石榴注。雙瓜注。雙鴛注。鵝注。

考槃餘事。雙瓜注。采色類生。雙鴛注。鵝注。工緻精極。

磬口洗魚藻洗。葵洗。螭洗。

按古禮器有洗。此以洗筆之器。亦名洗也。考槃餘事云。筆書後即入筆洗中。滌去滯墨。則毫堅不脫。可耐久用。洗完即加筆帽。免挫筆鋒。若有油膩。以皂角湯洗之。此可備用筆法。又東坡以黃連煎湯。調輕粉蘸筆頭。候乾收之。山谷以川椒黃蘗煎湯。磨松烟染筆藏之。文房寶飾謂養筆以硫黃酒舒其毫。此收新筆法也。

硃砂大盃。硃砂小壺。

博物要覽。色紅如日。用白鎖口。

酒壺小壺。

博物要覽此等皆發古未有。

按馮可賓芥茶說云。茶壺窯器為上。又以小為貴。每一客壺一把。任其自斟。自飲。方為得趣。壺小則香不渙散。味不躲攪。愚謂茶器以罩蓋為上。罩蓋亦以小為貴。然罩蓋之大者。不過如小壺而止。若茶壺愈大。其失香變味。愈甚。下之下矣。

敞口花尊

按尊與餅異。餅口小於腹。尊腹小於口。餅高尊庠。尊仿古尊也。

漏空花紋填五彩坐墩。

五彩寶填花紋坐墩。

填畫藍地五彩坐墩。

青花白地坐墩。

冰裂紋坐墩。

博物要覽。漏空花紋填以五彩。華若雲錦。又以五彩寶填花紋。絢豔悅目。二種皆深。青地子有藍地。填畫五彩。如石青剔花。有青花白地。有冰裂紋者。種種式樣。非

前代曾有。

按宋學士王珪召對蕊珠殿。設紫花坐墩。命坐。墩音頓。爾雅邱一成為邱敦。又如覆敦者。敦邱注敦孟也。敦音堆。詩至於頓邱。毛傳邱一成為頓邱。敦轉為頓。坐墩亦如覆孟形。故以是名。從土者。爾雅注云。江東呼地高堆為敦。墩是敦俗字。相仍用之也。墩與杓子異。杓子有足。俗又以杓之小者曰筥。均筥亦有坐墩。博物要覽云。黃沙泥坯。器質麤厚。未佳。

扁罐蜜食桶罐

博物要覽甚美多五采燒色。

按釋氏有澡灌。西域志載。月支國佛澡灌。青石名羅勒。惠達法師澡灌銘序云。得摩羅勒石澡灌。皆作灌。以水可灌濯也。後人從缶作罐。凡盛物小器。皆曰罐。又急就章注云。楢小桶。以盛鹽豉。蜜食桶。古之楢也。

燈檠

雨臺

幡幢雀食餅

蟋蟀盆

按餞金宣盆最重。亦有餞金蟋蟀盆。吳梅村集有歌。又蘇州陸邵二姓所造。極工巧。雕鏤精緻。出之大秀小秀者尤妙。大小秀邵氏二女也。當時重促織之戲。勝負至千百。不惜重直購盆。故精巧如此。匪獨陶器。

五彩靶括

以下成化窯

博物要覽成窯上品。無過葡萄甃。口五彩扁肚靶杯式。較宣括妙甚。

雞缸

高江村集。成窯雞缸歌注。成窯酒括種類甚多。皆描畫精工。點色深淺。瓷質瑩潔而堅。雞缸上畫牡丹。下有子母雞。躍躍欲動。

按野獲編云。窯器初貴成化。次則宣德。括琺之屬。初不過數金。頃來京師。成窯酒括。每對至博銀百金。為吐舌不能下。曝書亭集云。嘗以月之朔望。觀京師慈仁寺集。貴人入市。見陳瓷罍。爭視之。萬歷窯器。索白金數兩。宣德成化。款者倍蓰。至雞缸。非白金五鎰。市之不可。有力者不少惜。以陶器而得玉之上價。其貴重如此。

寶燒盤

硃砂槃

高江村集均窯餅歌注成窯雖缸寶燒盤硃砂槃最精緻價在宋瓷上

按寶燒以西紅寶石末燒也

人物蓮子酒琖

青花紙薄酒琖

草蟲小琖

五供養漫琖

五彩齊筋小碟

香合

各樣小罐

博物要覽皆精妙可人

高燒銀燭照紅粧酒括

錦灰堆

鞦韆龍舟高士娃娃杯。

滿架葡萄香草魚藻瓜茄八吉祥優鉢羅花西番蓮杯。

高江村集成窯雞缸歌注成窯酒杯有名高燒銀燭照紅粧一美人持燭照海棠也錦灰堆折枝花果堆四面也鞦韆士女戲鞦韆也龍舟鬪龍舟也高士一面畫周茂叔愛蓮一面畫陶淵明對菊也娃娃五嬰兒相戲也滿架葡萄畫葡萄也其他香草魚藻瓜茄八吉祥優鉢羅花西番蓮皆描畫精工色瑩而堅。

按考槃餘事有定窯哇哇孩兒鎮紙哇小兒聲故以此稱嬰孩詳見前明器皆從女作娃吳楚之間謂好曰娃吳有館娃宮揚雄賦資姬娃之珍髦師古曰美女也指嬰孩作哇哇為是。

壇琖以下嘉靖窯

博物要覽小白甌內燒茶字酒字桑湯薑湯字者乃世宗經錄醮壇用器亦曰壇琖不及宣德。

按壇琖有大小中三號內有茶字者佳薑湯字為下琖色以正白如玉為最較之宣窯不及其佳者亦足重也。

磬口饅心圓足外燒三色魚扁琖。

紅鉛小花合子大如錢。

博物要覽二品為世珍。小合子花青畫美。向後官窯恐不能有此。

趕珠龍外一秤金娃娃花盃。

裏外滿地嬌花盃。

竹葉靈芝團雲龍穿花龍鳳盃。

外海水蒼龍捧八卦裏三仙鍊丹花盃。

外龍鳳鸞雀裏雲龍盃。

外鯖鮪鯉鰕裏雲雀花盃。

外天花捧壽山福海字裏二仙花琖。

外雙雲龍裏青雲龍花酒琖。

外雲龍裏昇龍花琖。

外博古龍裏雲鶴花酒琖。

外雙龍裏雙鳳花琖。

外四季花耍娃娃。裏出水雲龍花草甌。

外出水龍裏獅子花甌。

外乾坤六合裏昇龍花甌。

福壽康寧花鍾。

裏外萬花藤。外有控珠龍茶鍾。

外耍戲娃娃。裏雲龍花鍾。

外圍龍菱花裏青雲龍茶鍾。

外雲龍裏花團鍾。

松竹梅酒尊。

裏外滿地嬌花樛。

裏外雲鶴花樛。

外龍穿西番蓮裏穿花鳳花樛。

外結子蓮裏圍花花樛。

外結子蓮裏龍鳳樛。

外鳳穿花裏升降戲龍標。

靈芝捧八寶罐。

八仙過海罐。

耍戲鮑老花罐。

孔雀牡丹罐。

獅子滾繡毬罐。

轉枝寶相花托八寶罐。

滿地嬌鯖魚鯉魚水藻魚罐。

江下八俊罐。

巴山出水飛獅罐。

水火捧八卦罐。

八瓣海水飛龍花樣罐。

蒼獅龍花餅。

靈芝四季花餅。

外四季花裏三陽開泰花盤。

外九龍花裏雲龍海水盤。

海水飛獅龍捧福壽字花盤。

外畫四仙裏雲鶴花盤。

外雲龍裏八仙捧壽花盤。

雲鶴龍果盒。

青蒼獅龍盒。

龍鳳羣仙捧壽字花盒。

雙雲龍花缸。

裏雲龍花缸。

轉枝蓮托八寶八吉祥。一秤金娃娃花罈。

轉枝蓮托百壽字花棊罈。

右器皆青花白地。

按法華經是人甚希有過於優曇華。疏優曇華鉢名。省文曰曇鉢。遂有曇之

名。而壺之小者，亦以曇稱。麈尾錄云：今人呼藏酒器曰曇。又從土作壺。陸龜蒙謝山泉詩云：石壺封寄野人家。是也。壺罈古今字耳。亦作甌。皮日休詩：酒甌香竹院。陸游詩：美醞綠盈甌。甌之名，由來已古。或以此轉而為罈也。

青盃。天青色盃。翠青色盃。

外穿花鸞鳳。裏青如意圖鸞鳳花膳盃。

青酒琖。

外荷花魚水藻。裏青穿花龍。邊穿花龍鳳甌。

青茶鍾。

青碟。天青色碟。翠青色碟。

暗鸞鶴花碟。

轉枝寶相花回回花罐。

暗龍花罐。

純青裏海水龍外擁祥雲地貼金三獅龍等花盤。

雙雲龍缸。

外青雙雲龍寶相花缸。

頭青素缸。

雙雲龍穿花罈。

青瓷磚。

右器皆青瓷。

雙雲龍花盆。

雙雲龍雀琖。

四季花琖。

右器皆裏白外青。

暗薑芽海水花盆。

暗鸞鶴花酒琖爵琖。

磬口茶甌。

暗龍花茶鍾。

甜白酒鍾。

甜白壺餅。

甜白盤。

暗薑芽海水花罈。

右器皆白瓷。

暗龍紫金盃金黃色盃。

暗龍紫金碟金黃色碟。

右器皆紫色。

鮮紅改礬紅色盃碟。

翠綠色盃碟。

青地閃黃鸞鳳穿寶相等花盃。

黃地閃青雲龍花甌。

青地閃黃鸞鳳穿寶相花殘爵。

黃花暗龍鳳花盆。

紫金地閃黃雙雲龍花盃碟。

右器雜色以上俱見江西大志。

按魏志賜女倭以絳地交龍錦。通雅云凡錦皆有地絳地裴松之不知欲改
為緋可笑也。又宋仁宗景祐詔以青羅繪龍麟飾冕筓補空地以雲龍鈿窠
通雅云鈿窠錦上雲龍之地也。五彩瓷如製錦之法故有青地黃地紫金地
之名。畫花亦如之。走龍雲鳳麒麟獅子鴛鴦萬金盤龍對鳳孔雀仙鶴芝草
大窠獅子雙窠雲雁大薑芽雲鸞宜男百花穿花鳳聚八仙滴珠龍獅子盤
毬水藻戲魚皆古錦名。陶人畫染之作約畧相似。

雙雲龍鳳霞穿花喜相逢。翟雉朵菊菊花纏枝寶相花靈芝葡萄桌器。以下隆慶窠

按清異錄五代時貴勢以筵具更相尚至方丈之案不能勝旁挺二案翼之
參差數百謂之綽楔臺盤。又北轅錄淳熙丙申待制張子政賀金國生辰抵
館供晚食先設茶筵具瓦壠此云桌器即筵具也約一桌之器而整齊之瓷
色花樣俱以類從明窯始見於此今亦盛行古人用几筵今之桌所以代几
也。揚億談苑云咸平景德中主家造檀香倚卓借倚卓字後人從木作倚桌。

又桌字加木傍作棹。俗書也。

外穿花龍鳳。五彩滿地嬌。朵朵花裏團龍鸞鳳。松竹梅玉簪花盆。

外雙雲龍鳳。九龍海水纏枝寶相花。裏人物靈芝。四季花盤。

外雙雲龍鳳。竹葉靈芝。朵朵雲龍松竹梅。裏團龍四季花標。

外雙雲龍。芙蓉花喜相逢。貫套海石榴。回回花裏穿花翟雉。青鸛鵲荷花人物獅子。故事一秤金。全黃暗龍鍾。

外穿花龍鳳。八吉祥。五龍淡海水。四季花捧乾坤清奉字。八仙慶壽西番蓮。裏飛魚。紅九龍青海水魚。松竹梅穿花龍鳳。甌。

雙穿雲龍花鳳獅子滾繡毬。纏枝牡丹花青花果翎毛。五彩雲龍寶相花草蟲罐。穿花龍鳳板枝娃娃。長春花。回回寶相花餅。

外梭龍靈芝。五彩曲水梅花。裏雲龍葵花。松竹梅白暗雲龍瓊。

外雲龍。五彩滿地嬌。人物故事荷花龍。裏雲龍曲水梅花盆。

雙雲龍。回回花果翎毛。九龍淡海水荷花。紅雙雲龍纏枝寶相花香爐。

雙雲梭龍。松竹梅。朵朵菊花香盒。

雙雲龍花鳳海水獸獅子滾繡毬穿花喜相逢雀雞粗斗。

按廣韻粗煎藥滓。凡食有滓者亦稱粗斗。所以盛之也。俗作渣。

雙雲龍花鳳海水獸穿花雀雞獅子滾繡毬。朵朵四季花醋滴。

雙雲龍鳳草獸飛魚四季花八吉祥。貼金孔雀牡丹花罈。有蓋獅子樣。

右器皆青花白地。見陶書。

外雙雲荷花龍鳳纏枝西番蓮寶相花裏雲團龍貫套八吉祥龍邊蔓牙海水如意

雲邊香草曲水梅花盆。

以下萬歷窯

外雲龍荷花魚耍娃娃。篆福壽康寧字。回回花海獸獅子滾繡毬。裏雲鶴一把蓮。萱草花如意雲。大明萬曆年製字盆。

外團雲龍鸞鳳八寶海水福祿壽靈芝。裏雙龍捧壽長春花。五彩鳳穿四季花盆。

外壽意年銓端陽節荷花水藻魚裏底青。正面雲龍邊松竹梅盆。

外雙雲龍八仙過海。盒子心四季花裏正面龍篆壽字如意葵花邊竹葉靈芝盆。

外穿花雲龍鸞鳳纏枝寶相松竹梅裏。朵朵四季花回回樣結帶如意。松竹梅邊竹

葉靈芝盤。

外荷花龍穿花龍鳳松竹梅詩意人物故事耍娃娃裏朵朵雲邊香竹葉靈芝暗雲龍寶相花盤。

外圍蝠虎靈芝如意寶相花海石榴香草裏底龍捧永保萬壽邊鸞鳳寶相花永保洪福齊天娃娃花盤。

外纏枝蓮托八寶龍鳳花果松竹梅真言字折枝四季花裏底穿花龍邊朵朵四季花人物故事竹意靈芝壽意牡丹花盤。

外穿花鸞鳳花果翎毛壽帶花滿地嬌草獸荷葉龍裏八寶蒼龍寶相花捧真言字龍鳳人物故事樣。

外纏枝牡丹花托八寶薑芽海水西番蓮五彩異獸滿地嬌裏雙雲龍暗龍鳳寶相花獅子滾繡毬八吉祥如意雲靈芝花果樣。

外長春轉枝寶相花蝠虎靈芝裏五彩龍鳳邊福如東海八吉祥錦盆堆邊寶相花結帶八寶樣。

外纏竹葉靈芝花果八寶雙雲龍鳳裏龍穿四季花五彩壽意人物仙桃邊葡萄樣外雙雲龍貫套海石榴獅子滾繡毬裏穿花雲龍如意雲邊香草紅九龍青海水五

彩鴻。荷花徧地。真言字鐘。

外蟠桃結篆。壽字纏枝。四季花。真言字。裏雲鶴。火跋寶珠。暗雙雲龍。荷花魚。青海水鐘。

外穿花龍鳳。八仙慶壽。回回纏枝寶相花。裏團雲龍。荷花魚。江芥子花。捧真言字。甌。

外團龍。如意雲。竹葉靈芝。五彩水藻魚。裏篆壽字。如意牡丹花。五彩如意甌。

外雲龍。長春花。翎毛士女。娃娃靈芝。捧八吉祥。裏葡萄。朶朶四季花。真言字。壽帶花。殘。

外穿花雙雲龍。人物故事。青九獸。紅海水。裏如意香草。曲水梅花。穿花雀雞。白薑芽。紅海水殘。

外雙雲龍。鳳。裏黃葵花。轉枝靈芝。五彩菊花。殘。

如意雲龍。穿花龍鳳。風調雨順。天下太平。四鬚頭。捧永保長春字。混元八卦。神仙捧。乾坤清泰字盒。

異獸朝蒼龍。如意雲錦。滿地嬌錦地。葵花方勝。花果翎毛草蟲盒。

天下太平。四方香草如意面。回紋人物。五彩方勝盒。

人物故事面。雲龍娃娃面。四季花五彩雲龍。花果翎毛靈芝。捧篆壽字盒。

外海水飛獅。纏枝四季花。長春蟠虎靈芝石榴。裏葵花牡丹海水。寶相花括。

外牡丹金菊芙蓉龍鳳。四季花五彩八寶葡萄。蜂趕梅花裏葵花牡丹。篆壽字。五彩

蓮花古老錢括槃。

外雲龍海水。裏頂粧雲龍筋槃。

纏枝金蓮花托篆壽字酒海。

乾坤八卦。靈芝山水雲龍香爐。

外蓮花香草如意。頂粧雲龍回紋香草。雲龍靈芝寶相玲瓏。靈芝古老錢鑪。

穿花龍鳳。草獸銜靈芝。錦雉牡丹雲鶴。八卦麻葉西番蓮餅。

團龍四季花。西番蓮托真言字。鳳穿四季花葡萄西瓜瓣。雲龍捧聖壽字。杏葉五彩

水藻金魚壺餅。

雲龍蘆雁松竹梅。半邊葫蘆花餅。

花果翎毛香草草蟲。人物故事花餅。

鳳穿四季花滿地嬌。五彩龍穿四季花靈芝托八寶瓔珞。香草花餅。

山水飛獅雲龍孔雀牡丹。八仙過海。四陽捧壽。陸鶴乾坤。五彩人物故事罐。

雙雲龍穿花喜相逢相斗。

雲龍回紋。香草人物故事。花果靈芝相斗。

雙雲龍纏枝寶相花醋滴。

雲龍棋槩。

按紋楸棋槩也。故曰楸枰。碁天洞覽云。元頤本枰。棋聲與律呂相應。蓋用響玉棋盤。非有異術。得瓷為槩。所以助丁丁者。當與響玉比勝矣。

海水雲龍四季花金菊芙蓉藥臺。

陸鶴乾坤。靈芝八寶。寶相花如意雲龍燭臺。

寶山海水雲龍團座攀桂娃娃。此。荷花花草燭臺。

雲龍鳳穿四季花剪燭罐。

錦地花果翎毛邊。雙龍捧珠心屏。

錦地雲穿寶相花靈芝河圖洛書筆管。

按王羲之筆經云。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為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蹟矣。近有以綠沉漆竹管。及鏤管。見遺斯亦可玩。何必金玉斯言。參書家三昧。瓷管恐亦嫌重。

八寶圍龍筆沖。

按王獻之有斑竹筆筒。名表鍾。世無其匹。考槩餘事。以筆筒必湘竹為雅品。似亦不然。如近日陶器頗多妙製。若此八寶圍龍。恐非清玩所宜。

麒麟盒子心。纏枝寶相花。迴紋花果八吉祥。靈芝海水梅花香奩。

按急就章。芬薰脂粉膏澤。箭注本用竹。其後轉用金玉雜物。寫竹狀而為之。皆所以盛膏澤者也。愚謂香奩陶器。可仿古製。寫竹狀大小高下。隨器變易。亦是雅玩。

雲龍回紋扇匣。

海水頂粒玲瓏。三龍山水筆架。

蹲龍寶象人物碗。水滴。

人物故事。香草蓮瓣檯。柳蓋。

錦地盒子心。龍穿四季花冠盞。

外盒子心。錦地雙龍捧永保長壽。四海來朝。人物故事。四季花裏靈芝松竹梅蘭巾盞。

玲瓏雙龍捧珠。飛龍獅子海馬涼墩。

慶雲百龍百鶴。五彩百鹿永保乾坤鐔。

水藻魚八寶香草。荷花滿地嬌。海水梅花缸。

右器皆青花白地。

雲龍棋盤。

昇降海水雲龍筆管。

海水龍盒子心。四季花筆沖。

貫套如意山水靈芝花尊。

寶山海水雲龍人物故事。香草蓮瓣燭臺。

雲龍鳳穿四季花剪燭罐。

穿花山水昇降龍。青雲鸞鳳缸。

香草玲瓏松紋錦。四季花香奩。

錦地盒子心。四季花果翎毛八寶罐。

雲龍回紋扇匣。

玲瓏山水筆架。

四季花巾蓋。

雲龍回紋四季花粗斗。

昇轉雲龍回紋香草缸。

右器皆五彩。

裏白外青。貫套海石榴甌。

裏白外青對雲龍獅子滾繡毬纏枝金蓮寶相花缸。

青地白花。白龍穿四季花筆沖。

青雙雲龍捧篆壽字。飛絲龍穿靈芝草獸人物故事百子圖鏡。

五彩荷花雲龍黃地紫荷花涼墩。

暗花雲龍寶相花全黃茶鍾。

黃地五彩。裏白外蟠虎靈芝四季花香草回紋香爐。

暗花鸞鳳寶相花白瓷餅。

裏白外紅綠黃紫雲龍膳槃。

右器雜彩。以上皆見陶書。

仿白定長方印池。

考槃餘事。近日所燒有蓋白定長方印池。并青花白地純白者。古未有。宜多蓄之。且有長六七寸者。佳甚。

仿定器。文王鼎鑪彝鑪。

博物要覽。新仿定器。如文王鼎鑪。獸面戟耳彝鑪。不減定人製法。可用亂真。若周丹泉初燒為佳。亦須磨去滿面火氣可玩。若繼周而燒者。合鑪桶鑪以鎖子甲。毬門錦龜紋穿挽為花地者。製作極工。不入清賞。較丹泉之造遠甚。

流霞琖

池北偶談。近日一技之長。如雕竹。則濮仲謙。螺甸。則姜千里。嘉興銅鑪。則張鳴岐。宜興泥壺。則時大彬。浮梁流霞琖。則吳十九。皆知名海內。

卯幕括

居易錄。萬曆時。浮梁吳十九所製瓷器。妙極人巧。嘗作卯幕括。瑩白可愛。一枚重纔半銖。

按吳十九自號壺隱道人。隱於陶。居易錄稱其能詩。書法趙承旨。性不嗜利。所居席門瓮牖而已。此一雅人。不僅以一技鳴矣。樊玉衡贈詩云。宣窯薄甚永窯厚。天下知名吳十九。更有小詩清動人。匡廬山下重回首。李日華詩云。為覓丹砂闕市塵。松聲雲影自壺天。憑君點出流霞琰。去汎蘭亭九曲泉。余亦追贈一詩。記於末云。龍泉兄弟知名久。甄土新裁總後塵。獨有流霞在江上。壺中高隱得詩人。

右陶說六卷吾宗笠亭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聞見廣博而著論務裨實用容遊饒州饒產之巨莫如景德鎮之瓷而其器尤為日用不可缺乃以親見之事參諸舊聞其說不誣洵可傳也文藻不敏性好涉獵典籍若陶器一類實前人所未備此書允推剞製而鄙意聞見所及尚有數事可資采擇者若吾杭新平鎮素瓷唐貞觀時名於天下今其地久廢其說猶存他若宜興洪春所製之茶壺流傳海內例所宜廣武林繡谷吳氏所藏百八酒器一時名宿各有詩歌亦可臚陳其形式而備其說揚中丞雍正嘗監窯事其酌定事宜見於文集者亦有可采至書瓷一節仁和邵遠平嘗禁絕之以為敬聖惜字之一端而世宗時亦有請書年號以垂永久者

諭旨不允其請凡巨細各條當俟暇時稍為輯錄以正有道先生勤學好古文藻契摹已久未獲親炙丰采而今者讀先生之書輒有所獻知大雅虛懷必不以鄙猥而斥其妄也

乾隆三十九年歲次甲午春仲文藻謹跋

典籍於今大備矣考工之書漢隋唐宋諸志撰述寥寥若朱遵度漆經杜鎬鑄錢

故事之類不過數種而已宣和博古圖呂與叔考古圖大率詳列彝器款識無關
民間日用之器具前明則呂橐之宣德彝譜傳後之鐵冶志汪砢玉之古今齋
畧皆蒞其官親其事纂輯成書而陶器一藝古今曾未聞述作海鹽朱笠亭先生
經世才也丁亥歲館於江西大中丞吳公憲署因得悉景德窯器之製撰成陶說
六卷考古驗今燦然具陳草野編氓目不覩先王禮器法物而瓦盆土缶無人不
資為飲食之用此書流傳天下之樂聞其說者廣矣豈特補古人未備已哉先生
需次就詮屬博讎校付之梓氏既竣因書數語於後

乾隆甲午三月朔新安後學鮑廷博識於知不足齋

日記之作。不域於篇幅。不囿於格律。文質短長無定法。論議事實無定體。可以證古。可以推今。凡學殖之所獲。胸臆之所蘊。不可著於他文者。咸得於是寓之。故舉筆易而成帙。亦不難。然而因事抒寫。無摹擬。無雕飾。則性情學殖之博狹淺深。與才識之高下。悉流露於是。而不可掩。亦豈粗涉於學。而不得其會通者所能為哉。予服官於膠。得南昌彭君介石佐筆札之勞。因得觀其尊人配堂先生閒處光陰一書。蓋先生之日記也。先生幼溺苦於學。長居京師。獲與賢卿士接。有別裁古今之識。舍學而仕。非夙志所存。故雖役役簿領。未嘗一日廢書不觀。讀書之餘。意有所得。輒以片紙存其說。習君者乃萃錄而甄存之。非先生之所措意者也。然一編之中。於國家掌故。先正軼行。古人論道談藝之說。靡不兼載。而先生自抒論說。尤純正無疵瑕。蓋先生性情學殖才識。胥於是乎見。而所以既後之學者。亦豈微哉。頌鼎聞介石述過庭之訓。復瀏覽是書。恆慨然太息。以先輩風義。不得親接几席為憾也。昔先考珊林府君。官山左。案牘稍暇。輒挈索載籍。摩挲金石。以為樂。尤好表章先正遺著。以為前人精神所注。不可湮闕。故官舍中。嘗以槧工自隨。頌鼎自作吏後。學術荒落。然亦竊願述先府君遺意。採先正治說文書數種。曰許學叢刻。以康對山武功縣志為邑志。則亦

續禁馬。先生之書久藏篋笥。今乃得訂正訛字。付諸剞劂。既以成介石聞述先德之志。亦塞予慨慕之夙心焉。先生名邦鼎。字配堂。晚號搏沙拙老。江西南昌人。介石。名克端。先生冢子也。光緒二十四年。太歲在戊戌春二月。海甯許頌鼎敘。

余性極懶。因懶故好閒。詳計平生閒日。乃絕少。誠為人事所擾。然亦不善偷閒之過。光陰虛擲。惛然而莫之省。可惜已。今年正月。以足疾乞假。歷十有一月。官無驅使。私無營謀。數十載欲閒而未得。今以疾故。乃獲靜領其趣。夏之日。晨起最早。盥漱訖。取研淨滌磨墨一池。有所憶。輒以片紙記之。飯罷。則就北窗下卧。不復搦管。秋氣既爽。並此皆廢。陶靖節自謂羲皇上人。度其情致。未必大過我也。疾既愈。簡書敦我。當于役東郡。往返需三兩月。復將與閒境相闊。略矣。檢點案頭所得所書若干紙。適老友至。見之曰。付我。俾吾弟代錄存之可乎。余曰。固所願也。但斷隨拈隨錄。不必類次。簡葉不多。則為一冊。多則均而為二。錄成後。題曰閒處光陰。用識夫不忍棄之者。為其為閒趣所寄。異日咀之有餘味也。若夫或以覆醬瓿。或以飽蟬螻。此他人事也。吾暇知乎哉。吾暇知乎哉。道光二十有九年。太歲在己酉臘日。博沙拙老書。



閒處光陰卷上

清 搏沙拙老筆記

孝經庶人章不引詩。昔有問於司馬溫公者。公曰。某生平慮不及此。池北偶談載東郡耿隱之道見云。曾見古本庶人章末有書爾于莠。宵爾索綯句。

鴛鴦于飛詩。管東溟曰。刺幽王也。二章一反一正。以為諷諫于飛。則畢之羅之。在梁則戢其左翼。以靜者之无咎。動者之有災也。此說最通。不然。則鴛鴦之畢之羅之。其可以言福祿耶。

祖塋有祠一株。枯久矣。每族中有登科第者。輒發一小枝。歲有兩人。則枝亦兩之。歷驗不爽。嘉慶癸酉。有兩枝並出。是歲惟從兄荆田一人獲雋。凡知其說者。皆為之詫異。甲戌春。盡無所見。迨荆田南宮報至。方悟上年兩枝並出之意。然前之聯捷者。殊無此兆。茲蓋微示變云。新枝始出。極肥壯。葉一落。亦即隨之槁。知為祥徵。已二百餘年。舊有石欄圍之。從祖文勤公有瑞桐賦。

康熙十六年。

內廷始設。

南書房。

特簡侍講學士張英中書高士奇入直備

顧問。

內廷故事。凡供奉之員。不論官職崇卑。統稱為

南書房翰林。

唐制官階高職任下者曰行某官。職高階下者曰守某官。

孫真人養生銘曰。怒甚偏傷氣。思多太損神。神疲心易役。氣弱病相因。勿使悲歡急。當教飲食勻。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嗔。亥寢鳴天鼓。寅興漱玉津。妖邪難犯己。精氣自全身。若要無諸病。常須節五辛。安神直悅樂。惜氣保和純。壽夭休論命。修行本在人。倘能遵此理。平地可朝真。

順治十年正月。

上諭內三院。朕自親政以來。各衙門奏事。但有滿臣。未見漢臣。朕思大小臣工。皆朕腹心手足。凡進奏本章內。三院六部都察院通政大理等衙門。滿漢侍郎卿以上。參同來奏。其奏事情。或有未當者。可以顧問商酌。爾等傳諭諸臣。務體朕懷。各竭公忠。

盡除推諉。以紹一德一心之盛。恭讀之下。仰見我
世祖皇帝。聖明在御。一視同仁。特不知爾時漢臣何以自外
生成致勞。

天語。

乾隆丁未。從祖文勤公。條陳五經並試一疏。奉

旨。著自戊申鄉試始。先以詩經出題。次年會試。用書經。以後按照鄉會科。用易經禮
記春秋。然後五經並試。

顏氏家訓答問。一夜五更之說。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
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
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爾。

皇覽曰。孔子家塾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
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謹按仲尼弟子列傳。魯人居大半。其為異國。亦當時之
通朝聘者。非九州外也。樹之異種。即多莫能名者。未必便至百數。且吳楚齊魯。河山
重疊。異種之樹。能董致乎。大哉孔子。千古一人。體魄所藏之處。即靈秀所鍾。得其氣

者。發而為嘉木。是則理之自然者也。惟蘊結既不與凡同。故形質亦輒與凡異。此魯人所以無能名也。若民之傳言。近於不經。胡可深信。

司馬文正公曰。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朱文公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說繫辭。此皆躐等之病。

吾家讀書。自有一定次序。五歲入學。先以三字經調其口齒。然後讀孝經。詩書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禮記周禮儀禮爾雅春秋左氏傳。即有參差。亦在禮記既畢之後。至能讀與否。則視其資質。四書不讀註。余就塾時。尚如此。嗣乃去孝經。嗣又以四書躐於書易之前。學庸論語讀註。是皆遊宦在外。所延之師。人各有法。不能盡從我也。然讀四書。必先大學。孟子則終不讀註。先人訓曰。孟子女文也。當抑揚頓挫之際。那可橫雜他語。

東坡先生云。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至

其所似不為無害。

王漁洋先生述其先太師公一聯云。容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能忍。容忍美德也。願其中已不能無弊。至人所不能則更進一層。其為弊也正。不僅於闕茸而已。味其語。或有為而云。非以誨人也。

宋元豐間某太守年七十。雙目不明。遇仙人傳一洗眼方。立冬日採桑葉一百二十片。懸風處令自乾。每月用十片。水一盃於沙罐中煎至八分。去渣溫洗。洗之日正月。初五。二月初一。三月初五。四月初八。五月初五。六月初七。七月初七。八月初八。九月初十。十月初十。十一月初十。十二月初一。是日須清潔齋戒。忌葷酒。

太史公曰。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

朱竹垞先生。尋身集唐詩作蝶戀花詞。詠春雨云。江海茫茫春欲遍。岸上無人。

野色寒來淺。向晚因風一川滿。蘭墜柳市芳塵斷。越女含情已無。

限。詳士灑霧飄烟。詎天畔登樓眼。此夜斷腸人不見。願紗窗只有燈相伴。說字字。

入神妙在讀之。恰是詞語。

唐人宮怨詩。事與年俱往。恩無日再中。二語頗耐咀嚼。

京話者。蓋其地之方言。本如是。非以京而異也。明武宗因劉文肅忠作相。三月。即乞致仕。常語於朝曰。劉先生真老乾板也。都下市井。謂狹為老乾板。崇禎末。閣臣請太子監軍。帝曰。哥兒們。孩子家。做得甚事。似此一入耳。即知為京師聲口也。

蕎麥花白。故唐宋人詩。皆曰花如雪。平涼以西。蕎麥花作水紅色。彌山漫野。望之如秋海棠。

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教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侍衛滿語稱蝦。紀文達公的藏有順治年間搢紳一冊。其中滿尚書侍郎。有以御前蝦。

乾清門蝦。結銜者。今於臨文曰。侍衛。

御前侍衛。皆王公重臣充當。在

乾清門行走者。則入

內承直並有養廉銀在

大門上行走者惟扈從守禦等差使

大門即

乾清門制以門為限也

類今多書作轄

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故道家作法以足相倚而行謂之禹步

蘇詩有夜泊牛口題查初白註其地未詳牛口乃江心一小灘在秭歸下距彝陵

四十里為峽中稍寬之所當水汎濫時亦頗險水涸則不甚為害往來之舟多在

此停泊

今人稱姑之夫曰姑丈文字文而泛鄉俗間稱姑父姑爺又覺僞氣攷之禮經無明

文蜀志李恢傳姑夫曩習為健為今有違犯事恢坐習免又南史范雲傳六歲就其

姑夫哀叔明讀毛詩後唐明宗后稱石敬瑭為石姑夫今直稱姑夫為是

內閣中書必充

文淵閣校理軍機章京方掛數珠餘則否余己酉至京見中書竟無不挂珠者從姊

子祝兢初進署公服挂珠余舉例詢之不能對問其尊人蘅畦宗伯亦無以應乃笑

而言曰。吾從衆。

會典載。凡大祀中祀太常寺先二日。具本奏。

聞。次日進銅人。銅人高一尺五寸。手執牙笏。故書致齋幾日。文武百官沐浴更衣。聽
誓畢。即各於本衙門宿歇齋戒事例。不理刑名。不燕會。不聽樂。不入內寢。不問疾。不
弔喪。不飲酒。不食葱韭薤蒜。不祭神。不掃墓。每出入。則佩齋戒牌。牌之制。其形長方。
高不過二寸。廣寸許。製以牙骨。或以玉。或以竹木。並有以綾絹為之者。兩面分書。滿
漢文齋戒二字。上下各繫以絲條數寸。懸於表衣之第二鈕扣間。余十三四歲時。猶
常見嗣漸少。以至於無齋戒佩牌儀制也。既未奉裁省明文。何以皆輟。前在湖北閱
邸鈔。見有條陳齋戒。不准茶園演戲者。茶園演戲。自是民間事。惜未將各官不集於
署。應佩牌而不佩牌。一併言之。

兒女媼戚相呼為親。法家大抵天下皆然。此稱始見於隋煬帝。呼字文述為親家翁。
親家妻呼親家母。始見於唐元宗。呼蕭嵩妻。親字韻府。收於十二震。特未釋字義之
所以然耳。南方人多有諺為平聲者。非是。或謂此稱在漢已有。見禮儀志。按志載上
陵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咸列。註云。凡與先后有瓜葛者。曰親家。此所謂親家者。如

云親戚家也。與今之稱親家者義不盡同。

二程遺書一則云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直是一生將身服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今之子弟如僅好此便是佳子弟。

酉陽雜俎云竈馬狀如促織而稍大好穴竈側竈有馬足食之兆。

前明文武服袍以長短為別。文職由地上高三寸。武職由地上高五寸。

漕船凡六千九百六十有九。每歲出運者直隸三十七。山東九百七十五。

河南則直隸山東船

用蘇松道屬五百八十九。江安道屬三千八十四。內運白糧者六十三江西七百八隻。浙江千

二百十四。內專運白糧者六十三湖北百八十。湖南百八十二。

人惡五月五日生子。自孟嘗君時即有是說。風俗通云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也。余所見是日生男子者二。女子者三。父母俱壽考。

地龍糞一兩。木香三錢。大黃七錢。為末。每五錢以無根水調服。治噎膈反胃奇效。忌煎燂酒醋薑椒辛辣等物。余曾照方治三人。一效兩不效。詢於醫家云。此病年過五十。再不速治。雖倉扁亦無著手處也。

程伯子文集記葬曾祖累歲求不朽之木。後因咸陽人發東漢時墓。柏棺尚在。又某

寺掘地得古棺。裹以柏木。某地修城。得古柏。堅潤如新。且思柏木之理。詳察地理之事。因用之以葬。七柩。謹繹求木之義。必為榔也。既云葬。則棺斂久矣。舊之製棺。南人重杉。北人重柏。今南北俱重杉。其最美者為四川之建昌花板。花杉之類。又有紫杉。陰沈杉。價至數百金。或千金。說者云。杉不畏溼。故貴。此強作解事人語。南中產漆。雖薄。櫛亦內外敷漆。其不畏溼漆之力。非杉也。杉而不漆。余於楚於京東。見攢厝及遷葬之柩。朽敗亦與他木等。吾鄉富家。此器多預作。木固須佳漆。則層疊為之。積厚。有至三數分者。乾後如鐵。斧鑿不能入。地中之患。有水有風有火。更有所謂白蟻者。形似蟻。身狹有翼。甚似為害尤烈。惟漆皆能扞之。可見其所恃全在漆。北人向遵古法。以松脂鎔液傾布棺內。松脂易凝。殊不能施之棺外。漆以無名子反調之。即濃如糊。更胎以布。故內外皆宜。竊嘗較杉與柏之性。杉鬆而柏堅。今又讀程子所記。不必區分南北木。當以柏為上。漆則多多益善。檀弓曰。君即位而為椁。歲一漆之。是即漆不厭多之證。設倉猝之際。棺內不得如法。漆可於外塗之。盡力而為木。或不佳。亦可無憾。

南中之杉。亦如北方之楊與柳。蓋常木也。南人呼杉音為沙。字典杉音杉。說文作榦。爾雅釋木作姑。郭註姑似松。生江南。可以為船。字典別有一柴字音沙。廣韻柴棠木。

名出崑崙山。玉篇。棠花赤實如李。無核。按杉之形。挺然直立。葉長狹有刺。附枝而生。青蔥鬱茂。凌冬不凋。遠望之實與松無異。是其樹之為杉的確無疑。不知杉之音何以訛作沙。因思南人呼杉與沙皆牙音。口微開。杉即轉成沙矣。然今四方之人皆呼為沙。尤奇者七修類稿。直書為沙字。

蘇文忠幼時讀范滂傳。太夫人程聞而歎惋。公曰。兒若為滂。母許之乎。太夫人忻然曰。吾便為滂母。

楊慈湖譏真西山曰。希元有志聖賢。而好算命。終竟名利之心未斷。如何入道。

部院衙門當直日堂官各將銜名書牌。牌木質長九寸寬一士厚不及半分。綠頭粉身。標以油。俗謂之騰牌。蓋以牌隨。騰上也。

進呈

皇上召見何人。即將其牌提出。奏事處即遵照名次宣入。直日次序。首吏部翰林院侍衛處。次戶部通政司詹事府。次禮部宗人府欽天監。次兵部太常寺太僕寺。次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次工部鴻臚寺。次內務府國子監。次理藩院鑾儀衛光祿寺。每九日一轉。遇節候若奉

旨推班。則本日之當直者。推下一日。翰林院直日侍讀學士遞牌。緣掌院學士乃兼

官也。滿稱翰林院為筆帖黑衙門。稱侍讀學士為筆帖黑答。筆帖黑答者。翰林院之長也。

本朝

皇子稱阿哥。

皇女

后出者。稱固倫公主。

妃以下出者。稱和碩公主。

皇子既

封王。稱王號。

錫封之典。或親王。或郡王。無定制。

聖祖仁皇帝。位下有封鎮國公者。如始受

封。為親王嫡長子。繼襲例降一等。為郡王。再世則貝勒。貝子。鎮國公。至輔國公止。嫡

出餘子。封輔國公。再世則鎮國將軍。輔國將軍。至奉國將軍止。庶出眾子。封鎮國。輔

國將軍者。遞降奉國將軍。至奉恩將軍止。奉恩將軍。階四品。傳襲萬禩。

哀了凡綱鑑於晉成帝咸和五年書後趙羣臣請趙王勒即位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原文曰後趙羣臣請趙王勒即皇帝位茲將皇帝二字省去一似羣臣所請即屬此天王位也九年書趙丞相虎廢趙主弘為海陽王自稱居攝天王中於八年省去趙主勒卒太子弘立一節讀者既知稱趙王者勒何以所廢之主又曰弘能不疑邪叙事之文誠貴簡潔若使語不屬氣不接亦可謂之簡潔邪即此可見著書之難唐權文公送元上人歸天竺寺序自稱幅巾男子

前人云古無以十二支名時者其目亦十有二

杜傳小楚邱曰日之數十

曰夜斗曰

雞鳴曰平旦曰日出日食時曰隅中曰日中曰日昃曰晡時曰日入曰黃昏曰人定顧亭林曰南齊書天文志始有子時丑時亥時等名按吳越春秋伍子胥為兄尚作卦曰今日甲子時加於巳漢郎顛傳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風從寅來丑時而止又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其云日加巳日加申皆時也然實未實言時字至南齊書乃直書為丑時巳時也竊謂古人於言語文字則循舊說占驗本乎五行故易為十二支以察五行之所屬似有分途也未知然否

秋燈叢話中一則云說部載登州虎患余登州人若郡之山不但崇峻實綿亘不知

幾百里。然從不產虎。錄之以證記載之誣。又一則云。楚北施南有一豬二熊三虎之
謠。豬有羣。有獨羣者無大異。獨者經數百年無可羣。而羣亦莫敢近。合抱木嚙如拉
朽。巨石喙擊立碎。虎豹無敢與鬪者。余在施南三載。內子之世父官於是者十載。罷
官僑寓。又十餘載。土人云。豬熊虎老山菁林內有之。土人謂深山叢
密為老山菁林。人之所畏者。仍
是虎。豬之剛鷲。至此未聞也。又一則云。恩施施南府
附郭縣產能上樹之魚。名呱呱魚。余嘗
舉以詢人。咸相戲曰。於傳有之。記登州虎者誣矣。豈知記施南之豬與魚。亦同登州
虎耶。此古人所以有目睫之喻也。

施南豬熊虎之說。想相傳亦久。余在彼時。即有來索熊掌者。遍覓之。僅得其四。蟲蝕
多孔。竟不知割來幾年矣。豬則親見一活者。蓋即山海經所圖之豪彘也。俗呼曰豪
豬。身不滿三尺。毛鬣如戟。夾髀間復有巨豪攢列。其肥如細筆管。中空而堅。長約五
六寸。兩端銳。近體之半。色白外半黑。此其兵也。怒則刺擊如錐。故人不取近。聞其見
人即奔。亦甚畏人。

宋徐端言云。今世安得有文章。只有減字換字法耳。如言湖州必去州。只稱湖。此減
字也。不然稱書上。此換字也。此論近偏。孟子曰。梁惠王何以不稱魏。曰齊桓晉文。又

何以不系公。自古文章固嘗如是。嗣更有謂田千秋為車千秋。仲山甫為仲山。司馬遷諸葛亮為馬遷。葛亮者。即姓與名。亦可減可換。莫為病。

珊瑚網載元時天目山僧明本有九言咏梅花詩云。昨夜東風吹折中林梢。渡口小艇滾入沙灘坳。野樹古梅獨卧寒屋角。疏影橫斜暗上書窗敲。半枯半活幾箇撇。蓓蕾欲開未開數點含香苞。縱使畫工善寫也縮手。我愛清香故把新詩嘲。楊升庵亦有九言梅花詩。且為律體。元冬小春十月微陽回。綠萼梅藥早傍南枝開。折贈未寄陸凱隴頭去。相思忽到盧仝窗。下來歌殘水調沈珠明月浦。舞破山香碎玉凌空臺。錯認高樓三弄叫雲笛。無奈二十四番花信催。

六一詩話謂梅聖俞河豚詩。開首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只此破題已道盡河豚好處。讀其全章。其精華亦只此二句。

治撲打骨損方。用未退胎毛小雞一隻。生搗如泥。入五加皮末和勻。敷患處。接骨如神。

歷代權酷。惟宋嚴而酷。民私釀三石以上。即入死刑。周密癸辛雜識。其先祖僑居吳興。雖食醋亦必市之於官。一日與客持螯。醃味頗異。問之。則乳母所為。以備不時之

需者。遂亟去之。曰。畢竟是官司禁物。又東元喜知海陵郡。禁醋甚嚴。有大書於其郡門曰。束手無措。禁釀為其耗損糧穀。醋之用當幾何。似乎不近情理。

宋文臣起復。必先授武官。富文忠公以宰相丁憂起復。初授冠軍大將軍。蓋知奪情之非。用墨線從戎之意。此在當時。必以為舉措得宜矣。惜未思相率為偽之非。尤其於奪情也。

高文良公其傳有賦

恩賞花翎黃馬褂詩一聯云。冠飄孔翠天風細。衣染鵝黃御氣濃。誠佳句也。今為尺牘家割裂般運。竟成爛語。考褂字韻府字典俱不載。會典冠服內亦祇有表衣短衣之文。謹按

皇朝禮器圖。凡表衣皆稱褂。首繪

皇帝龍褂。常服褂。行褂。恭閱行褂之制。即今馬褂也。

蒯通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蟄之致螫。騏驎之踟躕。不如駕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

朱竹垞先生繡鞋詞云。假饒無意與人看。又何用描金撒繡。語雖近虐。其義甚嚴。閨

閣聞之。當不必更事奇麗矣。

伍子胥進伯嚭。伯嚭後護子胥。韓昌黎薦李紳。紳後詆昌黎。李衛公起牛僧孺。僧孺後排衛公。寇萊公任丁謂。謂後陷萊公。張魏公趙忠簡舉秦檜。二公後皆為檜害。小人工於作偽。故君子常為所蔽。可惜也。若呂惠卿之於王介甫。本介甫教孫升木。未可與此一例論也。

治喘方。用高麗棧一兩為末。雞子清和為丸。每服百丸。約二錢。臘雪水煎芽茶下。極效。

天時不正。無過粵西者。乙酉上元。余在桂林。有友招觀劇。侵晨重裘往。早餐後。衣不三兩刻。輒一易。申刻入席。脫帽露頂。至有僅著一衫者。甫夜又逐漸而增。三鼓散歸。仍重裘矣。故彼間諺曰。急脫急著。勝如喫藥。

鍊形家以小蒜大蒜韭芸臺胡荽為五葷。道家以韭薤蒜芸臺胡荽為五葷。佛家以大小蒜興渠慈葱茗葱為五葷。

清異錄載周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以紙為之。印文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此世俗金銀錠之濫觴也。

三河縣西三十里有村市曰夏店。

一作

東面一渠。鮑邱水所經。蓋古夏澤也。其地窪

下卑溼。不亞於南方。相傳夏日無蚊。余居於是者十三年。果然。

舊聞大明湖蛙不鳴。余來此八載。所僦屋距湖甚近。竟不聞蛙鳴。此亦理之不可解者。

宋薦告宮廟之文。用青藤紙寫朱字。號曰青詞。

前於湖北見一書生王君元相官參將。訝而詰之。君曰。先在某副總戎宅授讀。副總戎從征川陝。楚約與俱。因編名軍籍。嗣循資擢千總。千總例應帶隊臨陣。身經卅餘戰。居然將官矣。余曰。君能操戈殺賊乎。曰。今兵又接時少。既對敵。輒以槍礮轟擊。當之者無不齏粉。然而賊八年方滅。病亦由是也。每報有賊來。領兵官率整眾而出。不問賊之近遠。鎗礮競發。迨賊至前。鎗礮連發後。已不能受藥。勢難必勝。勢不得不退。而堅守。喜此病王君脫不言。誰知之者。余聞殄滅三省賊。索倫兵力也。索倫軍長於用弓箭射度。不及賊不發。發則急如白雨點。統領為額侯。額勒登保軍中稱為額侯之轟純黃賊一敗後。祇望見黃霧遽譁曰。黃侯子來矣。各抱頭而竄。將卒追獲。或竟盡其醜類。鎗礮之猛烈。甚於弓箭。乃不但積久無功。馴致以虛聲塞責。情由畏葸。然罪與通賊

何異。王君謂為病病誠無大過此者矣。

清江楊勤慤公。錫紱與先祖同硯席。同登賢書。同赴公車。先祖春官下第旋里。即捐館。時先伯父生四齡。先君甫及晬。故舊中無存問者。勤慤公通籍後。歷官中外。每覓吾邑人。必詢與彭氏有瓜葛否。某孝廉子俱成立否。迨聞先君入泮。馳函來賀。話我先人學行。書牋至五六幅。未幾公巡撫湖南。招先君往。授公孫讀。蓋欲先君以館穀養也。先君既至。公執手款飲。移時方定。晚餐畢。公曰。今日課書院。題目頗難。請援大筆與諸生一角。先君作文二首。呈之。公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先君曰。幸獲侍公左右。乞從受業如何。公曰。僕荒矣。然於子義固不容辭。因以三。八日為文期。日出領題。晡時納卷。公矩度素有程。辨色而興。人定即寢。及當閱文。常至夜分不寐。如是者載餘。先君秋試不售。公曰。非戰之罪也。要亦仍須力求純粹。盡其在我而已。一日公持文案一束。示先君曰。僕之奏議。向不假手於人。昨緣鞫獄。大傷思慮。屬有此疏。子其代我為之。先君謝未習。公曰。子不見邸鈔乎。體制自有成式。至子之才識。僕已留心久矣。無所用其謙遜。先君勉具草。公覽之喜。公隨遷漕督。政務愈繁。先君遂專主其事。先是公見先君著緞履。語之曰。僕自孩提。即未嘗著絲絹履。家本寒素。又庭訓

云。人生衣祿俱有定數。譬如命中應者。緞履百俾。準布履可二百。不及數。不死何也。

衣祿未盡也。故令雖忝厚祿。猶恪守此訓。先君時年二十五。氣甚高。一聞斯言。深以

為中理。自後事無鉅細。率推類行之。吾鄉俗年邁人多著紅緞履。先君八旬壽。從祖

母趙太夫人。賜以紅緞履。先君不敢辭。終亦不著。先君常曰。吾儉約之功。皆得自楊

勤愨公也。嗚呼。若勤愨公者。可謂古人矣。

勤愨公製有傲情賦。先君見之曰。是固人當置座右者。公即手書一冊相贈。辭既

雋雅。八法亦極精妙。余客楚北時。公孫雪軔中丞屢屢向

索。余忍不能予。爾又倩從兄荆田來言。不得已而予之。

溫公瑣語。張洎為舉人時。張佖已通顯。洎每求見稱姪孫。既及第。稱姪。及秉政則並

以庶僚遇佖矣。宋史蔡疑尊蔡京為叔父。京命其子攸修等出見疑。疑曰。大誤。公乃

叔祖公子。乃諸父行也。遽列拜之。人情至此。不堪一噓。

李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

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

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嗚呼。凡今之人。跋

前蹟後。動輒得咎者。皆當自念。嘗有所恨否。

一文而偏旁屢變。更無多於會字者。統計之。凡十八。繪檜。繪檉。繪檉。繪檉。繪檉。繪檉。

鄧澮會稽會稽

閱一鉅公筆記云。秋審會鞠平反一案。某甲貸某乙錢。乙往索。甲他出。乙窺甲妻獨處。遷延至暮。入室挾姦。甲歸。妻泣訴狀。甲往尋乙。乙不服毆甲。甲走。乙持杖逐甲。急顧市有小刀。取以向擲。適中其要害。乙斃。有司以故殺論斬。公謂甲徒手而往。乙相毆。逐倉皇間。取他人器禦之。是誤殺也。况乙挾姦甲妻。固有罪之人耶。遂改誤殺上。按此獄擬故殺者。當是引。雖係捕獲姦夫。或因他故致斃者。仍以謀故論之例也。公云。誤則左矣。誤者擊此中彼之謂。今甲雖無殺乙之心。而其刀固向乙擲者。若乙挾姦甲妻。有據。曷不援罪人持杖拒捕。其捕者格殺勿論之條。茲乃就其所記而言。若窺爰書。自不難於折衷矣。

蘇文忠論曰。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李斯議置諸侯不便。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為不可。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特以成敗為是非耳。余則更有疑者。留侯擊始皇於博浪沙中。為韓也。韓幸可復矣。乃不力圖之。而反力沮之。豈不與初意相失乎。

慕容冲稱帝。頗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年十三。謂慕容柔曰。十人之長。亦須

才過九人。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成而驕已甚。殆難濟乎。

明成祖長陵。明樓前設一白石案。面與座各為一層。厚各幾二尺。南向偏東。交合處。鋒棱剝落。橫長約七八寸。直闊約二三分。隙中有水。終年不涸。其溢於外者。涓滴而已。然連延不絕。地上已成一小渠。因以箸入隙探之。內覺微空。高下相去。約僅寸許。試掠之。水則滄瀟甚滿。或曰。是必有泉。他山之石。琢磨至此。何由得有泉。或又曰。雨雪飄灑所聚耳。語殊駭極。無論雨雪之飄灑不入。即入亦盈而止。烏能入而能出。出又無窮。時理既難明。竟不必妄費思索。守陵人云。水療目疾奇效。亦未敢遽信。近有人云。水已涸。不知的否。

唐人詩常云。斗酒十千。或疑曰。酒之價。何得高至此。不知十千者。亦辭章中之麗語耳。曹子建名都篇。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此其本也。梁簡文與蕭臨川書。黑水初旋。未申十千之飲。桂宮既啟。復乖雙闕之宴。已引為故實。若杜工部之一斗。恰有三百清銅錢。方是直言酒價也。

武職初謁長官。劍應戎服故事。先陳甲冑於轅門。投手版稟披執。若傳諭免。則蟒袍補服。佩刀參見。

紀文達公筆記中。於京師外城門。有稱豐宜者。自註。俗稱南西門。按是門之名曰右安。豐宜之稱。或亦如廣安之稱彰義。沿俗之舊。與俗稱正陽門為前門地。安門為後

外西華門。朝陽門為濟化門。阜城門為平則門。崇文門為海岱門。宣武門為順治門。廣渠門為沙窩門。廣安門為彰義門。左安門為姜汭門。右安門為南西門。

五城兵馬司。巡城御史。為專管官。都察院不過有其名而已。地方公事。惟呈送本城。由城達部。都察院不聞亦不問也。其官階正指揮正六品。副指揮正七品。吏目未入流。班秩既有等差。名稱亦復有長官佐貳之序。乃其職任體制。率視如同官。正指揮謂之司。專司相驗。副指揮吏目謂之坊。分司緝捕彈壓。各有所領。故不相統屬。東西南北四城副指揮。駐城外。中城司坊印文及書銜。惟一中字無城字。說者云。因皇城在中。敬避去城字。此從前耳。食之言。未經深考。

明神宗時。張江陵當國。文武皆以異禮禮之。邊將如少保戚繼光。宣遠伯李成梁。俱稱門下沐恩小的。某萬叩頭稟。

魏文為王太子。燕會眾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耶父耶。眾人紛紜。或君或父。時邴原在座。不與此論。太子諮之原。原勃然對曰。父也。

明趙忠毅公南星有疏語曰。今之士人。以官爵為性命。以鑽刺為風俗。以賄賂為交際。以囑託為當然。以徇情為盛德。以請教為謙厚。

嘉慶戊午。從兄荆田春農。自南中試竣回京。於王家營雇一大車北上。凡大車多以二人御。一曰掌包。一曰掌鞭。道間漸相通語。忽掌包者以文勤公起居為問。兩兄訝而詰之。方知此公乃丙午孝廉。是科文勤公主順天試。蓋通家也。從此遂尊之為丈。質以文評隲允當。詢其何以不仕。曰。家以田為業。讀書者掇芹即已。某先是伴送一外弟應試。臨期弟病瘧。少年好勝。恥於中止。某因旋乞補錄。隨獲入場。功名既不在。念文章之潦草可知。孰意竟居然僥倖也。南宮被黜。甚善。若赴挑而為吏。吾見吾邑宰矣。曰。為廣文如何。曰。訓迪吾不能。終日坐食吾不慣。今已年逾半百。有子二。不能讀。解治田。但無大旱澇。一家歡然足溫飽。竊謂即仕亦不過如是耳。茲之犯晨夜。非逐利馬羸。肥必使之致遠。散其充溢之氣。某有王濟癖。故不嫌囚首濡足。與園人伍。人或嗤之不校也。嗣至固安。曰。某歸矣。輒乘一騎去。兩兄抵第。白於文勤公。公曰。是吾徒也。此間荆田兄說。說時惟稱老世丈。初未舉其姓名。及何郡縣人。

湖北宜昌府。治濱於江。對岸山麓。有姜孝子祠。俗呼安安廟。相傳乃漢姜詩故里。史

稱姜詩。廣漢

今四川漢州

人為江陽

今四川富順縣

令。是其出處皆在蜀。宜昌古曰彝陵。在漢屬

南郡。距廣漢江陽均不下二十里。萬山相隔。其為傳會無疑。邑乘著為古蹟。未識何

據。

吾鄉弟呼兄。父呼子。亦以行第。曰老幾。相習成風。雖讀書人亦不免。余足迹半天下。惟北人無此稱。謂北人聞之。其不安之意。輒見於顏色。

考證家云。六經無茶字。竊意產茶之地。在古皆屬蠻夷。時既無其物。安得有是字。又有云。茶即荼者。此不知以荼字不見於經傳而易為茶耶。抑未悉茶與荼為兩物也。書中荼字。始見於三國志。吳韋曜傳。孫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為裁減。或密賜茶餅。以當酒。又飛燕別傳。成帝崩後。后一夕寢中。驚唬甚久。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夢中見帝。帝賜我坐。命進茶。左右奏帝曰。向者侍帝不謹。不合啜茶。是則更在韋曜前人。皆謂為小說家言。不援為據。顧亭林曰。自秦人取蜀而後。始有茗飲之事。此論確矣。不必附會。亦不必紛紜矣。考荼字六義。無所取。想即蠻夷所造之字歟。今啜茶已成日用之常。實止代湯飲而已。若西北各部落。以及外洋。一日無茶。則病。但不知

茶未行時何以生活。

稗史彙編云。鴨卵同河豚食。不殺人。未可深信。

吐綬雞產於湖北興山縣。亦有毛色類雉。高距秃尾。每當春日。天氣晴和。即夏夏作聲。伸其頸。頻搖其首。嗣於頂上出兩肉角。長寸餘。狀如鶯翎。管碧如松石。頰際徐徐下垂一物。其實革也。頗似哆囉呢。縱五六寸。橫約三寸許。紫質青翠。為文精彩奪目。勝於錦繡。宣耀不一。二刻角漸弱。此亦漸縮。所可異者。綬不為細。縮既盡。更無跡可求也。

俗以麪作餅曰擗餅。語見北夢瑣言。擗古阜切。

人之腋氣。俗云狐臭。唐崔令欽教坊記。謂之愠羝。治之法頗多。或驗或不驗。余得一方。既簡便。又極驗。桂元核六枚。胡椒二十七粒。共研細末。每覺有汗。用綿蘸藥撲之。輕者藥一料。即斷根。

周益公二老堂雜志。載種竹法。正月用一日。二月用二日。隨月定日。無不活者。余在彝陵種竹。或教以用月之三九日。試之皆活。否則有活有不活。

時憲書。每值伏日。例於日上標曰初伏。閱十日。曰中伏。中伏距末伏。或十日。或二十

日人多不解。陰陽書云夏至後三庚為初伏，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末伏。漢郊祀志：秦德公作伏祠，顏師古注：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是伏者庚也。庚十日一遇，非一伏十日也。若夏至後之第五庚，在立秋前，仍統於中庚，自當伏，無須重言也。是必俟立秋後之初庚，方為末伏，其惑於旬計者，乃謂有二十日矣。漢官儀載伏日，萬鬼行，故盡日閉門，不干他事。此文更為明顯，果一伏即十日二十日，雖齊民亦不能閉門三四十日不干他事也。

蘇文忠詩：邇來又學射，力薄愁官奇。自註：官箭十二把，吾能十一把箭耳。把者握也。箭之短長，以兩手接續握之，自顛至鏃，計得十有二，為合度。力與弓敵，則弓滿而箭無餘，今中樞驗弓力之強弱，即此法。

王伯厚曰：君子之潛也，名不可得而聞。先儒謂召平高於四皓，申屠蟠賢於郭泰。字曹氏，姑從祖文勤公第四女也。生有夙慧，七歲讀女誡，輒能通其義，然靜默寡言，絕不露聰穎，長上奇之，常呼為女顏子。年十二，曹以子殤來告，姑聞信，即盜除脂粉，涕泣長跪於二老前，乞易服，服既易，乃別除一室，專意讀書。始從先君受業，自是問或問難而已。十五歲後，惟默而識之，經無不通，並註疏亦皆成誦。三十年，手不釋卷。

絕不製一文賦一詩。書法率更聞諸文勤公。余弟兄輩概未得見也。嘉慶庚午。從祖母趙太夫人卒。姑哀毀成疾。明年歸曹氏。撫嗣子。又明年疾增劇。曹族呈請

旌表。部以年未五十。格於例未允。姑兄公雲浦先生師曾時為副都御史。因輪直

召對。瀝陳情悃。奉

旨彭氏未婚守節。甫在髫齡。即明從一之義。禮部以年未五旬。照例議駁。但核其守節歲月。已逾三十餘年。堅貞自矢。歷久不渝。且彭元瑞曹秀先俱係一品大員。為江西望族。有此閨門節行之美。允宜及時褒獎。以彰風化。而式閭閻。該氏現嬰篤疾。著禮部速行題請旌表。以慰貞操。

命下甫三月。姑卒。

朝廷曠典。家門懿行。節其梗概。敬錄於此。

都中宣武門外黑窯廠有一廟。曰三聖庵。中祀關帝。左右祀龍神火神。文勤公題一聯曰。心之光明猶火也。神之變化其龍乎。可謂自然工妙矣。

生何首烏五錢。青皮三錢。陳皮二錢。酒一盞。河水一盞。共煎至一盞。溫服。此治瘧極妥之方。屢試屢驗。

都城之鐘鼓樓。梁棟榱桷。概以甌石為之。相傳用木。即災其說未知信然否。數十年來。竟無從考究。

記載家有記鄂文端公佚事者。書公自稱其名曰爾泰公。三字名也。且滿語成文。斷無自己割截理。又記尹文端公曰。公名繼善。父名泰。又稱公之子曰尹公子。此則直以尹為姓矣。公姓章佳氏。其兩字三字。皆名也。大凡書滿蒙某公。及相稱謂例。唯舉其名之上一字。如必須著名。無論幾字。仍應書寫全文。不嫌複也。即漢人不諳國語。蒙古語。然滿蒙之制。以名行人。所共知。可云不諳乎。凡漢軍自書姓者。稱其姓。今中丞徐公是也。公書姓。故人稱曰徐公。不自書姓者。不稱姓。今萊州太守達公是也。公姓趙。既未書姓。則稱謂。惟著其名之上一字。與滿蒙同。或因知公姓。輒稱為趙公。不可也。籍隸內務府者。朋友相呼。無論書姓不書姓。均取名中一字。冠於姓而呼之。如令河督鍾公。公姓楊。行二。同儕中呼為鍾楊二爺。前有一老世父李公。名如枚。仍冠以名。曰枚李四爺。

五代路德延作孩兒詩。譏朱友謙。宋張師錫次其韻作老兒詩二詩。曲盡老幼之態。孩兒詩曰。性態任天然。桃紅兩頰鮮。乍行人共看。初語客多憐。臂膊肥如瓠。肌膚軟勝絲。長頭纔覆額。分角漸垂肩。散誕無塵慮。逍遙占地仙。排衙朱閣上。喝道畫堂前。

合調歌楊柳。齊聲踏采蓮。走隄衝細雨。奔巷趁輕煙。嫩竹乘為馬。新蒲掉作鞭。鶯雛
金錠繫。鴉子綵絲牽。擁鶴歸晴島。驅鷺入浴作暖泉。楊花爭弄雪。榆葉共收錢。錫鏡
當眉挂。銀珠對耳懸。頭依蒼鶻裏。袖學柘枝揎。酒滯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頻邀籌箸
插。時乞繡鍼穿。寶篋擎紅豆。妝奩拾翠鈿。短袍披紫褥。尖帽戴靴鞮。展畫趨三聖。開
屏笑七賢。貯懷青杏小。垂額綠荷圓。鴛滴沾羅淚。嬌流污錦涎。倦書饒姪姪。憎藥巧
遷延。弄帳鸞綃映。藏衾鳳綺纏。指敲迎使鼓。著撥賽神絃。簾拂魚鈎動。箏推雁柱偏。
棋圖添路畫。笛管欠聲鐮。惱客初酣睡。驚僧半入禪。尋蛛窮屋瓦。采雀遍樓椽。拋果
忙開口。藏鈎亂出拳。夜分圍楸枰。朝聚打鞦韆。折竹裝泥燕。添絲放紙鳶。互誇輪水
碓。相教放風旋。旗小裁紅絹。書幽截碧箋。遠鋪張鷟網。低控射蠅弦。吉語時時道。謠
歌處處傳。匿窗肩乍曲。遮路臂相連。鬪草當春選。爭毬出晚田。柳旁慵獨坐。花底困
橫眠。等鵲潛籬畔。聽蛩伏砌邊。傍枝拈粉蝶。隈樹捉鳴蟬。平島誇躑上。層崖逞捷緣。
嫩苔車迹小。深雪履痕全。競指雲生岫。齊呼月上天。蟻窠尋逕斷。蜂穴遶階填。樵唱
迴深嶺。牛歌下遠川。壘柴為屋木。和土作盤筵。險砌高臺石。危跳峻塔顛。忽升鄰舍
樹。偷上後池船。項橐稱師日。甘羅作相年。明時方在德。戒爾減狂顛。老兒詩曰。鬢髮

盡皤然。眉分白雪鮮。週遮征客話。偃僂抱孫憐。無病常供粥。非寒亦衣絨。假溫衾擁背。借力杖搯肩。貌比三峯客。年過四皓仙。喚方離枕上。扶始到門前。每愛烹山茗。常嫌釘石蓮。耳聾如塞纒。眼暗似籠煙。晏坐羸凭几。乘騎困鞦韆。頭搖如轉旋。脅動若抽牽。骨冷愁離火。牙疼怯漱泉。形骸將就木。囊橐尚貪錢。膠曉乾眇綴。黏髭冷涕懸。披裘腰嬾繫。濯袖慵揎。擡舉衣頻換。扶持藥屨煎。坐多茵易破。行少履難穿。喜婢裁褰布。嗔妻買粉鈿。房教深下幕。牀遣厚鋪氈。琴聽憐三樂。圖張笑七賢。看經嫌字小。敲磬喜聲圓。食罷羹流袂。盃餘酒帶涎。樂來須遣罷。醫到久相延。裹帽縱橫掠。梳頭取次纏。長吁思往事。多感聽哀絃。氣注腰還重。風牽口更偏。墓松先遣種。誌石預教鐫。客到惟求藥。僧來忽問禪。養茶懸竈壁。曝艾曬檐椽。怒僕空瞋眼。嗔童謾握拳。心驚嫌蹴踘。腳軟怕鞦韆。局縮同寒狖。堆壓似飽鳶。觀瞻多目眩。舉動即頭旋。女嫁求紅燭。男婚乞綵牋。已聞頒几杖。甯更佩韋弦。賓客身非與。去兒孫事已傳。養和屏作伴。如意拂相連。久棄登山屐。惟存負郭田。呻吟朝不樂。展轉夜無眠。呼稚臨牀畔。看書就枕邊。冷疑懷貯水。虛訝耳聞蟬。束帛非無分。安車信有緣。伏生甘坐未。絳老讓行先。拘急將風夜。昏沈欲雨天。雞皮塵屢積。齷齪食頻填。每憶居郎署。常思釣渭

川喜逢迎佛會。羞赴賞花筵。徑狹容移檻。堦危索減瓢。好生焚烏網。惡殺折魚船。既

感桑榆日。常嗟蒲柳年。長思當弱冠。悔不賸狂顛。孩兒詩第四十二韻。係全字。老兒詩韻悉同前。惟此韻押先賓退錄。

云恐誤非也。是必有說。

王平子嘗經陳留郡界。太守遣吏迎之。王問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王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何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官位。王笑而止。到郡。語太守曰。舊名此邦有風俗。果然。小吏亦復知此。余謂平子當內慚。平子王澄也。

田藝衡春雨逸響云。人之初生。以七日為臘。死以七日為忌。一臘而一魄成。一忌而一魄散。楊用修云。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今俗人死每七日。一設祭。謂之祭七。有先一日祭者。謂之接七。至四十九日為斷七。講學家雖深斥其妄。然亦不能不循俗行之。李心傳朝野雜記。藏高宗崩。孝宗既自德壽宮還內。詔一五日一詣梓宮。初次詣梓宮。正上皇升遐三七日。自

是七七皆如之前此非無故事。祇是無人記載耳。

大清通禮載。期喪六十日。不雜髮。然從未見有遵行者。莫明其故。

獨子兩桃者。如小宗承大宗。例於承桃父母。服喪三年。其同屬小宗。照長房獨子兼

承次房之例於所生父母服喪三年承祧父母服期在官去官

婦呼夫弟妻為嬀嬀呼夫兄妻為母母見呂東萊紫薇雜記今俗書母字加以女傍殊類於蛇足

蘇文忠與李公擇一帖云僕行年五十方知作活大要是慳爾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

杜詩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褒姒與夏無涉也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以未嘗困絕為天幸乃霍去病也興濃之際或不暇推敲若詩成後未有不悟者何終聽其誤而不一正之未免近於英雄欺人

故記謂浯溪鏡石其明與鏡無異道光甲申九月余溯湘江之桂林道經浯溪維舟江岸尋徑登山山不甚高澗草巖花皆有意致所謂鏡石者高可尺五六寸闊二尺五六寸削鑿整齊嵌於山腳際石壁間色黝黑肌理極膩滑逼視之茫無所覩正自疑訝旁來一牧牛兒笑而問曰欲其光乎余唯唯兒繫牛於樹出手中巾掬溪水溼之將石極力揩拭光遂發近而遊艇飛帆遠而隔江之場園林屋厯厯俱見稍昏再以巾拭其為光如水中覩物云與鏡無異者甚言之也

唐崔戎為華州刺史。徒克海民。遮留不得行。抱持取其鞵。戎單騎遁去。今則徒知慕古。不覺流於詐偽。凡官當去。紳民先期致意。官則預置兩鞵於輿。俟相祖道。即舉以付之。紳民得鞵。度以方木籠懸諸城甃。親串中有一由令而升收者。其人性滑稽。瀕行紳民欲踵故事。此君曰。謹告諸凡。我罪知當刑足。請照曹操割髮例。罰鞵一雙。萬勿以盛強盜首級籠盛之示衆。

董思白有門下士吳楚侯。名翹。改名易。以能書薦授中書。思白官京師。諸祈請翰墨者。率令楚侯代之。仍面授求者。各滿志而去。此當時事也。今欲將此徧告同人。大可

息真贗之爭矣。

王右軍亦有代書人曰任靖。大令即從之。學書事見陶宏景與梁武帝論書啟。

鐵圍山叢談一則云。太祖征李筠時。賜王皇后詔曰。今七夕節在近。錢三貫與娘娘作劇錢。千五百與皇后。七百與姁子充節料。稱娘娘者。昭憲杜太后也。天子進奉母后錢。裁三貫。嘗見富貴家博堂上歡。恆十倍之不止也。若校其誠懇。則恐不能人人皆如宋太祖。

朝廷飾終之典。自有成例。若

遣官奠醊與

資銀治喪率皆異數至

賞陀羅經被尤非

眷顧優隆者不及也。從祖文勤公初逝蒙

恩頒賜一襲謹奉以附棺。被以玉色緞為之。寬約五六尺。長約七八尺。經則梵字以泥金書之。行列疏密。盡幅無遺。聞緞色亦有寶藍天青者。或不拘顏色耶。是乃罕見之珍。無從問詢。

魏公子牟游秦東歸。辭應侯。應侯曰。獨無以教之乎。牟曰。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

老學菴筆記載顯仁太后自金回。值壽節。高宗極天下之養。用宣和故事。以龍涎沈腦灌燭內。列十數枝。白太后曰。此燭頗愜聖意否。太后曰。爾爹每夜常設數百枝。上私謂憲后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嗟乎。顯仁裁來自幽燕。豈即已忘北轅情事。在高宗為子。或有不容自己之私。若顯仁則當訓以卧薪嘗膽之義。今見燒此燭。方將痛哭之不暇。乃反詡舊時之侈。一似意猶不足者。吾不知其是何肺腸也。

不耐煩。劉宋庾仲文傳有此語。

蟹之獨噉獨目四足六足皆有毒。其性最畏紫蘇。凡自津門販蟹赴京者。率以驢駝行。必先遣人探路。如地有紫蘇。即繞道行。或悞觸其氣。無一活者。

漢胡廣年已八十。繼母在堂。言不稱老。

金鋼石產於西藏西南一帶。色青黑。六稜。價奇昂。龍眼大者云。顆值百金。人亦從未見也。所見惟如粟如半米如鼠矢者極矣。補瓷匠以鐵絲歧其顛而銜之作鑽。故俗即呼為金鋼鑽。鑄精玉者用以代刀。其堅利較鋼鐵尤勁。齊東野語云。出鷲鳥海東青所遺糞中。此確乎其為齊東野語也。海東青鷹也。鷹不食石。偶食而糞未必常然。其得果如是之難。恐天下之補瓷匠絕種矣。余在蘭州詢諸西賈云。石雜沙中採之。難與揀金等。夷人性粗。不耐淘搗。且又日事獵。故罕得此石者。

內經云。丈夫八歲齒更。三八真牙生。女子七歲齒更。三七真牙生。真牙生牙牀窮處。俗名盡根牙。

宋廣平碑。稱公雅好諧謔。不事矜莊。此似與公立朝之風規不同。然人至宋廣平。原不必面如包孝肅。

滿洲科甲出身之邵曾筆帖式仍較資格升翰林講讀詹事坊局官謂之外班翰林
三國志蜀先主傳有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曰裴松之註董承漢靈帝母董太后之
姪於獻帝為丈人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獻帝靈帝子祖母之姪即漢家故事亦
無稱舅理不識陳志何以書為舅裴註於帝為丈人按丈人乃長老之稱承在周親
遠為太后之姪近亦不過貴人之父承女為帝貴人均不必尊而老之陳志書舅實屬無因
裴釋舅為丈人更支離難解

詩彼黍離離註黍苗似蘆高文餘總黑色按蘆與穀麥禾稻黍稷皆獨莖長葉裁自
土出即各具各體葉之寬狹柔勁絕不相同若僅以大概言是又不獨黍具蘆狀黍
有赤白黑三種黃氏一正曰丹白黃黑四種黃者是稷非黍植者視地所宜非專於黑也雨水足其身高
可三四尺穀中惟蜀秫一作秫藁又作蜀黍本為最高故俗呼曰高粱然亦不能高

文餘黍產於北朱子南人想即據所聞而言也嚴氏燦曰說文曰黍以大暑種故謂
之黍此大不然秋稼惟黍熟獨早余前在三河聞田家諺曰處暑割糜黍白露砍高
梁京東地寒今來山東見刈穫校京東先兩候黍若大暑種計僅三十餘日有如此
速成之穀耶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欲起毋先逸。周書語無為福首。無為禍先。老子語。不為福始。不為禍先。辛文子語。余於書傳所見。惟陳嬰母戒陳嬰不王。深得斯義。

京官三品以上。例乘肩輿。輿前以藤棍雙引。俗呼為甘蔗棍。三品乘肩輿者。聞乾隆年間有之。嘉慶以來。侍郎即多乘綠圍車。今尚書雖皆乘肩輿。輿前藤棍已四十餘年不見矣。

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謂出之子為離孫。女子謂舅弟之子為姪。謂姪之子為歸孫。

九州春秋載。沮授諫袁紹有言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

大內例於臘月二十六日。懸挂門神對聯。來年二月初三日。撤收門神綠地。繪畫與民間等對聯。以白絹墨書。黃絹緣邊。

小學中。一則云。劉器之待制。初登科。與二同年謁張觀參政。三人同起身。請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勤謹和緩。中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張正色作氣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辯。

難恆情獨某所未聞語近於躡直在長者當將緩字闡發明豁俾後生悟入精微庶不至為近似之因循所誤今乃以正色作氣相向豈不類於護前乎且與所持之和字亦相違矣。

錢氏天錫曰康節先生論夫子定書以秦晉綴周魯之後謂是知周之必為秦也即刪詩亦然齊桓晉文更伯以來列國皆已不振唯秦駸駸乎始大故齊晉之後次以秦風周亡而秦興夫子已早見其兆矣不然秦始僻遠實與吳楚偕王等乃吳楚詩無傳而秦風卒不削以此知康節之言益信。

順治四年改世職昂邦章京為精奇尼哈番。漢文稱輕牛永章京為拜他喇布勒哈番。漢文稱半箇前程

為拖沙喇哈番。漢文稱雲騎尉

威靈仙治腳膝痠疼極效本草載一人足病不能行數十年一僧教服此藥為末每

二錢酒調服數日能步履余嘗加牛膝浸酒服亦妙。每燒酒一斤藥各一兩重東坡

先生手帖云威靈仙難得真者俗所用多黨本之細者耳其驗以極苦而色紫黑如胡黃連狀且肥而不韌折之有細塵向明示之斷處有黑白暈俗謂之鵝鵠眼此數

者備然後為真。

作餅餌者。案上撒以麩屑。謂之粹麩。粹益入聲。

大興宛平學額各二十五。撥府常在十數名外。兩縣考童通共不過四百許人。或不足四百人。土著曾不滿百人。餘皆冒籍順天。四路所屬州縣衛二十五。考童不滿百人者。幾於三之一。懷柔縣密雲衛額取各十名。應試者多則恰符其額。有時祇八九人。從凡春農為順天學政。欲放落一二人。抑其僥倖。竟不能強分優劣。幕中客云作闔拈之術亦窮矣。

唐馬贊雲仙雜記。載渡江河者。朱書禹字佩之。免風濤保安吉。

歐陽文忠公曰。以縱為寬。以畧為簡。則弛廢。所謂寬者。不為苛急耳。所謂簡者。不為繁碎耳。

余甥致啟於余函。題曰舅父。一泥古者見之曰。古人祇稱舅。必加父字。未免近俗。按史記朱虛侯劉章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令發兵。西齊王與其舅父駟鈞等陰謀發兵。索隱曰。舅謂舅父。猶姨稱姨母。據此則舅父之稱。未為不古也。

揚子方言曰。東齊之間。增謂之倩。郭璞曰。言可假倩也。

英煦齋協揆

英和

恩福堂筆記一則云余館選後大拜

館選者凡前輩詣謁實東應投謁謂之大聯

泉先生

光鼎

己進立廳事侯先生出先生行至屏間問閣人曰鋪紅氍否閣人答以

未也先生曰請客改日見故事當自攜紅氍設為拜具是日奴子偶忘攜氍也次日

復往接見如儀先生訓曰近來一切儀節無不苟簡惟翰林衙門規矩尚未盡廢足

下昨日不攜氍在他人猶可以新進恕足下世家不知者即以為倨慢再尊柬書字

過小此又不當謙而謙者余揖而謝曰謹受教讀此條覺東泉先生之方嚴煦齋先

生之恭謹殊令人悚然起敬

嘗讀孟子武王不泄邇不忘遠竊謂此亦尋常事耳武王之德盛矣何獨舉此言之

今閱歷四十年方知是惟聖人能之賢者勉焉

世爵之等九公侯伯為最尊階居一品上斗牛補服子品一男品二輕車都尉品三騎都尉

品四雲騎尉品五恩騎尉品六凡授爵皆自雲騎尉始如雲騎尉再加一雲騎尉即為騎都

尉積雲騎尉二十有六為一等公

范質作相語堂吏曰當判之事並施籤表得以視而書之慮臨文失誤貽笑天下

穀豆布種皆有忌日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酉黍忌丑秫忌寅未小麥忌戌大麥

忌子。大豆忌申卯。

回教始興之地曰阿剌伯。古條支國也。陳宣帝大建元年。有摩哈麥者。生於麥加。作

獸性聰敏。少年為商。致大富。以佛教拜偶像為非。思別創教門。以自高異。初不識字。

乃入山讀書。數年著書。曰可蘭。即所誦也。入其教者。焚香禮拜誦經。禁食猪肉。唐高祖

武德四年。逃難於麥地拿。一作點。德那。土人靡然風從。因即以是年為元紀。故其教今稱

一千二百幾十年。年以三百六十日計。其改歲不但無定時。亦無定日。嗣徒黨日衆。

不入教者。率衆攻之。遂蔓延西域。彼教稱摩哈麥為派罕巴爾。華言天使也。其苗裔

稱和草木華言聖裔也。尊重過於君長。所至之處。迎奉擁戴。唯命是從。故霍集占張

格爾皆由此作亂。

海中水程一站曰一更。一更六十里。

盤古墳詩。名字虛無。姓渺漫。當年誰與葬衣冠。能將莽莽乾坤闢。依舊蕭蕭邱隴寒。

數典更無前輩在。流芳祇與後人看。若非死例從公定。世上紛紛事更難。

鬻甲蒼木同研粗末。燒之能祛邪。

鑿與巡幸木蘭。行秋獮禮也。各衙門扈從人員。例於先期較射。五品以上。

皇上親閱旗員有中箭五枝漢員中箭三枝者

上即手取翎枝交待班大臣命賞侍衛承接代綴於射者之冠一時遭際其榮如此五品以下親郡王閱看射中程者翎則奏

聞頒賞翰林較射得翎自戴文瑞公衛亨始

軍營在事人員文職知縣以及佐雜武職把總以至馬兵蒙

賞藍翎即服六品頂戴云藍翎例隨六品非也文武無軍功不翎六品係軍功頂戴

近有縣令以捐輸得藍翎欲援軍營例請中丞示中丞飭以仍服原品其人頗怏怏

云藍翎例隨六品者乃指侍衛而言凡侍衛皆例應戴翎藍翎侍衛階六品如升為四等侍衛階已五品五品以上例戴花翎即換花翎其蒙恩特賞者初係藍翎

不得援照官階擅自更換余見有官至總城猶戴藍翎辨因

道山清話載韓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見卧榻枕邊有一劍公問儀公何用儀公

言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手及賊賊死於此汝何以處萬一奪入賊手汝

不得為完人矣古人青檀之說汝不記乎何至於是也此真明哲之言余常為戚友

誦之

術家所謂七煞星乃角亢奎婁鬼牛星也遇此七星直日除出行外諸事皆忌

日有黃道時亦有之。其捷法作六言歌兩句。曰道遠幾時通達。路遙何日還家。遇有選擇。先以十二辰照舊訣布掌。若寅申日從子位順數。凡是旁字即係黃道時。卯酉日自寅。辰戌日自辰。巳亥日自午。子午日自申。丑未日自戌。

京師。鶯鞞帽者不三數年。輒更一式。謂之新樣。或問之。詭云。式遵內款其實。

皇上冠服。自有一定制度。從祖文勤公蒙

兩朝

恩賜紅絨結頂皮冠三。涼冠二。綠牙縫鞞二。其製如一。此即可為明證。究不知新其式者為誰。其一新之後。合中外而無不新。亦咄咄怪事。

燕太子丹欲致荆軻刺秦王。戒田光曰。所言國之大事。願先生勿泄。田光因而自刎。死以明不言事。亦可謂慎密之至矣。荆軻瀕行。丹與賓客皆白衣冠以送之。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士皆瞑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易水之上。廣眾之中。情不畢露乎。

畿輔一帶。謂正月二十五日為填倉日。治酒作食。亦與令節無異。恭讀

高宗純皇帝御製填倉日詩。開年正月二十五云。是填倉節傳古月令無徵。誰所續不妨。我亦聊從俗。田田麩餅荷葉鋪。戰戰韭芽玉鉞簇。已欣嘉節兆豐年。更看韶光入華屋。千斯萬斯予所樂。詎侈玉食媮口腹。忽憶編蘆棚底人。三餐美得充饘粥。嗟

嗟玉食雖甘忍飽獨。竊維以此日為節。蓋相沿久矣。幸蒙聖藻及之。即當播入藝林。奉作歲時典故。

紀文達公槐西雜志。載江甯王金英喜為詩。才力稍弱。然秀削不俗。頗近宋末四靈。按四靈乃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紫芝。徐照字道暉。徐璣字文淵。二徐與趙因翁卷字靈舒。遂各以字易從靈。道暉曰靈暉。文淵曰靈淵。紫芝曰靈芝。故時人稱為四靈。呂氏童蒙訓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按亦世講之句。義乃視其子孫與兄弟之子孫無異。不以尊長自居為嫌。此古道也。或取馬伏波梁松為鑒。戒識時務者也。

韻學集成校定四聲。以屋沃覺為東冬。江之入質物月曷黠屑為真文元寒刪先之入。藥為陽之入。陌錫職為庚青蒸之入。緝合葉洽為侵覃鹽咸之入。其支微魚虞齊

佳从蕭有豪歌麻尤有上去無入。

高宗純皇帝御製角鞞歌序。古之繕人掌鞞決之制。以象骨為之。其時不通北塞。使無過於象骨者。然象骨脆而易紕。類不如今之堪達漢角也。堪達漢者出黑龍江。似鹿而大。爾雅釋獸所謂麀者。音義均近焉。頃命玉工做角鞞。琢玉為之。既已屢命子墨。而角鞞未免有數典之歎。且用之三十年矣。置之羣玉之中。氣象穆然。足以鎮之。故長歌以通其義。謹按鞞今呼為搬指。嘗見治堪達漢角。乃橫截取材。故鞞上下色白而隱黃。角質也。中作紫黑色。角內凝結之血也。若血色週圍相屬。又與上下角質寬窄相等。市語謂之三停一枚。可直七八金。且極難得。

國朝漢員文臣蒙

恩賜雙眼花翎紫纒絆者。聞諸老先生說。惟曹文正公振鏞一人。公不但與馬別無增華。且門庭寂寂。人幾不識為相國邸第云。

從前男子蓄髮亦非生而蓄之也。白太傅詩云。賦髮新胎髮是胎髮。固應鬢去者。但不知惟鬢。此一次抑亦似今之女子。至幾歲纔全蓄。嗣讀宋王暉道山清話云。垂簾時。一日早朝執政。因理會事。太皇太后命一黃門於內中取案上文字來。黃門倉卒

取至誤觸上幘頭墜地時上未著巾也。但見新髻頭撮數小角兒。乃知竟如今女子之例也。東觀漢記馬援擊尋陽山賊。上書曰。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蟻。鬚之蕩然。無所復附。然則鬚髮亦古來固有之事也。

嘉慶庚午桂文敏公桂芳奉

命掌翰林院事。從叔研麓公為編修。與文敏同年。不知當如何稱謂。時從兄春農亦為編修。在院辦事。命春農檢查典故。應稱院長大人。

範圍先天數。甲己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辰戌五。巳亥其數四。五行納音。即照此干支所屬。合陰陽共得之數若干。其法言甲必兼乙。言子必兼丑。陰陽相附。概不

單行也。故歲之所屬亦兩歲同一位。先以大衍用數除之。其餘以五相除。所不盡者。按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數。疊之。得其數。以本數而相生者。即納音所屬。如甲子乙丑。甲與子之數

九。乙與丑之數八。合之得三十四。於大衍四十九中。除三十四。餘十五。又以五除。恰三五五。土土生金。故甲子乙丑屬金。術家歌曰。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爐中火。

丙與寅數皆七。丁與卯數皆六。合得二十六。四十九除二十六。餘二十三。又除四五二十。餘三。三木。木生火。是所謂丙寅丁卯爐中火也。術家又有一歌。較此尤俗。然簡

捷過之。其法以五行隱於字之偏旁。從六甲旬頭隔位輪數。歌曰。子午銀燈架壁鈞。長戍烟滿寺鐘樓。寅申漢地燃柴溼。取用仍從六甲求。

雷火鍼治風寒溼筋骨疼痛極效。製法用熟艾二兩。乳香沒藥穿山甲硫黃雄黃川烏草烏桃樹皮各一錢。麝香五分。右藥自乳香以下。共為末。拌於艾中。攤於紙上。

而細之
草紙

用力捲緊。如拇指狀。外以烏金紙為皮黏固。收瓷瓶內埋地中。七七日用時。

先以紅布七層置患處。將鍼於燈上燒然吹滅。鍼於布上。覺痛即止。少停再鍼。每以三次為度。鍼火以鉛筒閉熄。亦可俟再用。

食麥多。令人腹脹。煖酒和薑汁飲一兩杯。即消。

紀文達公滌陽銷夏錄記。星士虞春潭推算某當大貴而不驗。偶遇文昌司祿之神。舉以詢之。神曰。是命本貴。以熱中削減十之七矣。並疏述熱中種種之弊。竊謂種種之弊。或未必盡然。然因熱中而致蹉跎白首者。余固屢見之矣。是削減之說。乃鑿鑿可信。

宋雲州觀察使楊業。戲文中名之曰楊繼業。人皆鄙笑之。按遼史聖宗紀及耶律斜軫傳。俱作楊繼業。

宋董道錢譜。周元通寶錢。後周世宗毀天下銅佛所鑄。今時極難得。余蓄有兩枚。背有日形。有月形。一老衲云。雙佩之。可以避水厄。

南齊衡陽王鈞。五歲時。所生母區貴人。病便加憔悴。左右以五色餅飴。皆不肯食。曰。須待姨瘥。可謂性善矣。

東壁土擦痲子。應手即愈。

生白礬三錢。新汲井水調服。解砒毒奇效。

自天地開闢。至獲麟。凡三百二十六萬七千年。自堯元年甲辰。至明末甲申。四千年。

甲辰四月。余奉檄督解甘肅餉。六月十五日。宿安定。明日行不里許。涉一河。從此緣河折。旋三十里。中有路一節。左倚峭壁。右臨於河。其狹處。兩轍外。僅容足。正慮有不虞。車子忽臂輓車轅。力鞭其馬。車後喧呼聲甚厲。比出險。急下車。詰問僕人云。先是河崖圻裂。一巨穴。睹未的。轅馬前足已過。計不能退。因鞭馬疾行。車止一輪。著地。眼見必危矣。故大驚駭。余往一視。不禁目眩不暈。舌橋不下。同行者以言相慰藉。登車後。憶度情事。作詩一首。雖亦無稽。大約理應不外乎是。詩曰。六月旬六日。晨起發安

定負郭有一河。來源極繇互。初睹奔騰勢。直與龍門競。驅車就淺涉。方幸未至債。陟

岸循岸行。岸復高而峻。途徑似羊腸。折旋殊險甚。適於險甚處。忽覺馬不進。又聞車

後人叫囂。若蹈及聲。情頗堪駭。急遽下車問。僂眾導往觀。轍間圻成甃。鑿形類半規。

測深逾數仞。洪濤拍斷崖。轟撞力尤勁。孰意我之車。輪可空際運。儻令傾墮時。物我

皆灰燼。父老相慰藉。陳言奚足聽。設欲講因果。祖德或差近。昔我曾王父。三絕著令

聞。公詩畫八法皆精妙。時人傳為三絕。南宮中副車。輒輟彈冠興。從前進士。尚有副榜。例投中書舍人。公不樂就。亦不再赴春官。歸田後。不

問家人。生產徇祥。嘗緣耽述作。公著有桐村詩集十卷。文集四卷。屢却諸侯聘。乾隆山水。以詩酒自娛。嘗緣耽述作。列朝詩論八卷。經世彙編六十卷。

佐幕府者。無事業。皆讀書人之緒餘也。明能燭未然。思早變名姓。蜀方伯孔公。以安公既旋里。徵聘之使踵相接。悉不應。

為壽。致請入蜀。公重其人。乃變姓名為陳彭往。變姓名者。避制府年將軍也。公謂年才勝於德。必不能以令終。故不願結識。迨年見孔公奏狀。大奇之。亟命孔公通殷勤。

公以弛辭謝。然恐不能終絕。因急買舟行。嗣孔公奏狀。大奇之。亟命孔公通殷勤。督兩粵。復具厚幣來迎。公不再出矣。孔公名璣。琦奇節。見哀辭。李公穆堂先生

學名也。卓行詳家乘。王父孝廉公。治躬主敬慎。青年罹大憂。呼搶幾滅性。公幼患咯血。疾。正當舉發。

卒遭大故。時年二十九。苦塊中五旬。致殞身為殉。世父僅四齡。怯弱多疾疢。我父甫及晬。形神

亦委頓。悲哉我王母。忍死將淚拭。兩孤曉夜嗷。老姑盲且病。饘粥苦經營。宅田無尺

寸。新汲洎澣滌。事事率親任。二十載艱辛。鼻酸語難竟。世父痛云亡。家聲我父振。三

千俊髦名南北阮獨盛吾邑應童試者常三千餘人舉顯僅二十先君與從祖支勤

江蘇學政先君獨困青更約下帷讀衡石負勝經史之未請者補讀之日以二萬

言為程不復觀場矣戲語金門先生名鳳詒乾隆己酉探花蓋從文勤公受業者

成誦者罰稿文繼歐曹評勸先君詩稿有置諸王召試列二等自謂莫非命

裁詩擬王孟孟之問不復可辨語勤恪公名錫峻

聖駕南巡先幸浙江文勤公時為浙江學政奉旨隨至江蘇閱看召試試

其筆迹一為某之姪為某之姪婿二人文字雖可取某既在事等第似宜斟酌請

均附二等為善諸公曰公言極是聽公位置可也思旨下一等皆

中書士大夫凡見二公文字者莫造詣遂益深甘被飢寒困宗族舉稱孝友朋交謂

不為之呼屈先君則曰莫非命也

信弟子請授業先剖人倫訓先君主講日下金臺書院乃於宅中別除一室設奉此

命曹山南先生以大篆書之山南先生乾隆晚年著

癸丑成進士雖為先君堂妹婿實老門人也晚窮十稔功博授四聲韻先君晚年著

十卷工費浩持還談基金弗願塵生甑某公者乞文勤公誌其先德墓文勤公領事

大無力梓行內廷酬應之文皆先君撰

擬某公因饋先君八十金為潤筆並乞代作行述先君閱其狀語以近於矜耀者

宜刪之某公大不悅先君告文勤公曰是將買我諛墓也隨即返其金而謝却之其

時家中正待米春秋八十三夢示兩楹殞氣已微若絲心猶明如鏡在彼釋氏說以

為炊弗顧也

脫輪迴論先君十四歲時因勞嗽失血講求養生術不啜茶不飲酒不飽食靜則凝

清體猶柔有一老瞿曇來叩視久之曰此不在輪迴中矣

惟子乃不肖天使含遺恨不

肖較平生。歷盡凶悔。各上承三世澤。必不飽蛟虺。當知此即理。祇須人體認。故銅山
西崩。靈鐘則東應。

閒處光陰卷上終